

蒙齋中

庸諄義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裳齋中

南齋

序

中庸講義四卷宋袁蒙齋先生爲門弟子博講詳說而更反約焉以使學者聽之而得其妙委曲推闡精義入神豈獨成一家言眞萬世之準的也壽鏞盡讀其書至廢寢食旣手校而刻之因歎曰自有宇宙卽有中庸中庸自在而人忽之欲動物被離其天則有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人爲之開導而品節焉而中庸之道顯有明善誠身待人而行之大儒爲之訓解而演繹焉而中庸之教傳昔人謂橫渠先生見道在中庸吾謂蒙齋先生之

蒙齋中庸講義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道與橫渠豈異也說者謂其主持過當或不免恟恟無歸此則朱陸門戶之見也總觀全書深得道本其論命與性也謂性不離命命不離性性不離命則當聽其在天命不離性則當盡其在我必有事焉而行所無事是之謂率性其論教也曰非獨行乎庠序學校者謂之教凡施於宗廟朝廷射御燕饗朝聞聘問冠昏喪祭者皆教也非獨載在方冊見於誦習者謂之教凡簞豆籩豆升降上下周旋禘饗之儀鐘鼓箎磬綴兆行列屈伸俯仰之節皆教也其論用中也謂堯舜言執厥中得夫

子執兩端之語而明得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之語而尤明其論罟獲陷阱也引易曰入於坎窞凶謂易之入於坎窞凶卽所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而不知辟者乎又曰彼豈以爲罟獲陷阱哉蓋自以爲廣居安宅耳其論素位也曰蓋素其位而求脫乎貧賤夷狄患難之困而覲望夫富貴之亨其閒亦有冒焉行徼倖以得之者矣然謂之徼倖則不得焉者亦多矣其論行之者一也曰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炯然不可亂者則一也一者何性是也率性則經正而庶

民興矣不然則拂其天而人欲肆行曰吾有術以駕馭斯世經可無用也幾何而不率天下之人爲禽獸也其論默足以容也曰吾夫子嘗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蓋亂世危言禍必及身夫子又嘗自爲委吏乘田矣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亦惟安於義命而已矣其論有望不厭也曰非真如玉之在山珠之在淵安能有望非真如桑麻之可衣穀粟之可食安能不厭推而至於內外精粗之兩忘前後左右之感宜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善不善之幾伏於毫芒眇忽之微包羅天地該括事物
極而至能破能載可謂至矣先生胚胎家學一以傳心
爲本嘗自言吾觀草木之發生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
其樂無涯黃東發謂近世掄魁之有益世道者先生一
人而已豈偶然哉爰書於尚俾有志於道者取法焉民
國二十四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四庫全書提要

蒙齋中庸講義

宋袁甫撰甫字廣微鄞縣人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兵部尙書諡正肅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所著有孟子解今未見傳本殆已亡佚此書散見永樂大典中而史志顧未之及惟朱彝尊經義考有甫所撰中庸詳說二卷註云已佚或卽是書之別名歟其書備列經文逐節訓解蓋平日錄以授門弟子者中間委曲推闡往往言之不足而

蒙齋中庸講義

一 四庫叢書

約園刊本

重言以申之其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則出於陸九淵故立說多與九淵相合如講語大語小一節云包羅天地該括事物天下不能載者惟君子能載之而天下又何以載幽通鬼神微入毫髮天下莫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卽象山語錄所云天下莫能載者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天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之說也其講自誠明一節云誠不可傳可傳者明明卽性也不在誠外也此卽象山語錄所云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

此之說也其他宗旨大都不出於此雖主持過當或不免恟恍無歸要其心得之處未嘗不自成一家謹依經排輯釐爲四卷以存金溪之學派至其甚謬於理者則於書中別加案語考正其誤以杜狂禪恣肆之漸也

鄭縣志本傳

袁甫字廣微號黎齋燮之子

郡齋讀書志

少服父訓謂學者

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

宋史本傳

慨然以斯

道自任

延祐志

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寧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論今之可懼者有五端

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旣興

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

高拱羣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

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

黎齋中庸講義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

安實爲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儉

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

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他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

答天譴召和氣哉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輿屯

田之利

本傳

除松滋令大有治行民甚德之

鎮海縣志

十一年

黃震

撰傳

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

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屈

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

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

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本傳當遷

願侍親東歸遂通判湖州廷祐志考常平弊原以增積貯

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本傳十六

年蒙齋集秀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本傳講經逾十詁

民所便事上之江南通志請蠲減婺源紬絹萬七千餘匹茶

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椿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

興乾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

蒙齋中廟講義傳 一 四 湖 廣 書 約 圖 刊 本

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修陂塘勸築百梁本傳踰

年秀錦閣記丁父憂本傳○蒙蒙齋集徽州乞祠狀言上有

供子職本傳不載老親年踰八旬兼抱宿恙乞歸鄉闈粗當係乞祠不允也寶慶二年冬蒙齋集徐服除知衢州

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

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

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本傳紹定元年冬提

舉江東常平黃傳適歲大旱天變頻仍真德秀江東亟發

庫庾之積凡州縣窳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爲錢

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石麥五千八百石遺官

分行振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於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

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於舉家枕藉而死者此

去麥熟尙餘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本傳時甫寢

爲之不寐饋爲之不飽其所區畫千條萬端無一日不

講荒政荒政錄序會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

之檄諸郡關制司聞於朝爲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

本傳三年冬十月蒙齋集無倦堂記直寶章閣荒政錄序提點本路刑

獄兼提舉復移司鄱陽本傳四年黃傳霜殺桑夏雨久湖

蒙齋中唐講義傳

一二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溢諸郡被水連請於朝給度牒二百道振恤之本傳七月

黃傳盜起常山調池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本傳九月黃傳

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災變之作端

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本傳十月黃傳詔求直言

復上疏言災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

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厲羣

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本傳五年春黃傳行部問民疾苦

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宮本傳爲諸生說孝經

旁及諸子書錄解題興白鹿書院於廬阜○案宋史張洽傳甫招洽爲白鹿書

院長創象山書院於貴溪○宋末史錢時傳甫延時主講象山書院學者興起又建

番江書堂選通經學古士課率生徒蒙齋集番江書堂記時朱陸

之說分各立黨與甫遂與之言曰道一而已和而不同

乃所以和也道無終窮先賢之切磋有不同者將歸於

一則未始不同也延祐志歲大旱請於朝得度牒緡錢綾

紙以助振恤疫癘大作勅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

年所活殆不可數計本傳諸郡咸立祠以奉延祐志轉將作

監本傳○案荒政錄序云以兼國史蒙齋集辭免將領

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

蒙齋中唐講義傳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多眾人所以愁苦者由貪冒

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

政以直徽閣知建寧府本傳平糶救饑蠲除累歲逋賦闔

境閔雨致禱立應蒙齋集建寧乞祠狀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

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吏卒竝緣爲

奸且抑州縣變買公私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爲

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

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

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俄寇作

唐石卽調之以行而賊悉平

本傳

端平元年召爲祕書少

監

延祐志

入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

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

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

本傳

年春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

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

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

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眞所謂眞剛者

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

聚齋中庸講義

傳

五十四明藏書

約閣刊本

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

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攔摭甫奏是消天

下讜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繳奏不聽苛小

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

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

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

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

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人關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

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

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
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同里未嘗
相知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
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
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
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尙
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誼難緘
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乃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
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他志

宋濂中脞書傳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翼日乃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守富
沙日贓六十萬湯巾等又爭之清叟亦悔本甫改除集

英殿修撰知婺州

蒙齋集辭免
知婺州狀

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

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

議和恐誤事時清叟與甫竝召而清叟未至甫奏臺諫
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渺然有如清叟宜在朝廷
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
堰瓦梁與流民復業木傳遣回北使黃傳嵩之移京湖沿江
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

西王穢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權吏部侍

郎引疾至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

兼修玉牒官兼國子祭酒本傳二年黃傳改知嘉興府婺州

本傳依舊寶章閣待制知福州蒙齋集辭免福州狀皆辭不拜本傳三

年黃傳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湖暴涌旱魃爲虐楮幣蝕

其心腹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乘一德

塞邪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

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

家齋中庸講義傳

七四明叢書

召諸生叩其問學義理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案嘉

請志作

邊微甫條十事本傳其一督府駐武昌孟珙赴歸峽孟璋孟

瑛防拓湖湘而北兵已逼鼎澧震動且當於沅江用官

兵土兵與督府新調之兵協力隄備其二我徒仗舟師

彼反遵陸驅鐵騎以窺湖南未必不別以舟師出奇江

西當如長山之蛇顧首顧尾其三江西皆無限障獨樟

木鎮與豐城縣一河可守臨川則有鄧傳二社建炎嘗

卻虜近己丑年亦有捍寇之力宜團練以助兵勢其四

措置斥候使邊面動息如在目前其五乞就朝行中擇

習於形勢兵事者使時時條陳以資策畫其六宜下詔

深陳往悔應湖湘大家使之倡義勸率出力助兵其七

分崗任重之人尤貴一心體國其八乞下督府令以棄

城逃遁之名來上明正典刑其九中書之務不清由六

曹長貳失職六曹率屬舉職可分大臣之勞其十流民

剽劫宜急作區處四年元日黃權兵部尙書暫兼吏部

尙書本李宗勉薦其可大用帝方欲相之會以病卒黃

古今紀要逸編○案黃傳年六十有七黃贈通奉大夫

三月二十二日卒於位哀墓表甫胚胎家學四庫一以

家齋中庸書

八四明叢書

傳心爲本定海縣志家居嚴正中年絕嗜慾一室湛如延祐

嘗自言吾觀草木之發生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

無涯宋元學案切於愛民所至有惠政立朝正直無所阿附

閩志黃震謂近世掄魁之有益世道者甫一人而已黃傳

案嘉靖志作王子從將仕郎蒙齋集趙善尺牘倣父儀

矩後守永州孫衷自有傳延祐志

蒙齋中庸講義卷一

宋鄧 袁 甫廣微撰

中庸

堯舜禹相授受曰中中者何非動靜而動靜固非剛柔而剛柔具渾焉不可名狀而又未嘗不可名狀是之謂中一中之外秋毫不容加也夫苟曰秋毫不容加今子思名其書曰中而繼以庸何哉庸常也常中也上天下地萬象昭布往古來今萬變參錯所謂中者只如此而已是之謂常中然則繼之曰庸實未嘗

蒙齋中庸講義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加一秋毫也雖未嘗加一秋毫然中字得庸字而愈明何也太極未分包括陰陽分陰分陽太極在中一而萬萬而一故是書之作或獨言中或獨言庸或並言中庸獨言中而庸未嘗不在也獨言庸而中未嘗不在也並言中庸而無所不在也嘗斷之曰不差之謂中不異之謂庸端端的的何差之有日用普平何異之有不差故名曰中不異故名曰常中庸言其常不差也

道統之傳尙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

傳之孟子曰忠恕曰中庸曰仁義參天地配陰陽發
性命之蘊會事物之極筆之於書以詔天下來世使
之因彝訓識指歸聖賢相傳之道統所以到於今不
泯也蓋自堯舜禹之相授受不過曰中而已何謂中
非動靜而動靜函非剛柔而剛柔具本無中之名不
得已而名立焉一中之外秋毫莫加夫苟不可加秋
毫也今此書言中而繼以庸何哉庸常也常不在中
之外也中在是而常已在是雖繼之以庸而實未嘗
加一秋毫也學者知中與庸俱名與實同則堯舜禹

約以一辭而非少也又知繼之以庸無所加益則子
思子並明二義而非多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之中固是有兩儀四象八
卦之理存焉兩儀四象八卦又曷嘗有外於太極哉
中者先天地而存卽太極也而其充滿乎宇宙之間
日用常行秩然粲然而不達乎自然之彝倫者庸也
而無非中也一中之外豈有秋毫之可加耶故中庸
之書或獨言中或獨言庸或並言中庸獨言中而庸
未嘗不在也獨言庸而中未嘗不在也並言中庸而

無所不在也其實一而已矣忠恕猶是也仁義猶是也吾夫子嘗言忠矣嘗言恕矣及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心領神會出告門人曰忠恕而已矣視吾夫子之言未嘗加一秋毫也夫子嘗言仁矣嘗言義矣孟子得吾夫子之傳最爲端的是以七篇之書首曰仁義而已矣視吾夫子之言亦未嘗加一秋毫也斯道也無罅之可指無闕之可容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則者何非中庸乎矩者何非中庸乎曰矩曰則加一秋毫固不可也損一秋毫可乎有加有損可爲有餘不足不可加不可損是中庸也亦忠恕也亦仁義也斯其爲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相傳之道統乎自孟子沒世儒非無得其髮鬣者然此道寔失其傳至我朝伊洛之學興實源流於洙泗而其發揮之功亦不細矣中興以後儒宗繼出以明道爲己任其大端大旨可以概見而習其學者未明師傳易生流弊固滯紙上之言說依依前人之近似某竊深病之嘗謂儒者之患慕上達者每欲超乎形器之表務下學者未深造乎一貫之妙道之不明實基於

此噫焉有真知中庸之味者乎孰遠孰近非無遠近
遠之近也孰微孰顯非無微顯微之顯也孰高孰下
非無高下上下察也孰洪孰纖非無洪纖語小大也
孰爲人已卽人卽已成已成物也孰爲天地卽天卽
地參乎天地也是故中庸一書涵洪大而析物微功
極奧妙而知事平近行乎彝倫者皆皜皜之妙塞乎
宇宙者卽肫肫之誠學者於是而省察焉勿忘勿助
弗得弗措則於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相傳之道統其
庶矣乎某不敏敢誦所聞而與學子共之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
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

中庸一書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子思揭諸篇首曰
天命之謂性性不離命命不離性性命不離中庸知
中庸則知性命矣知性命則知中庸矣載稽聖經語

命而性存焉語性而命存焉舜言勅天之命湯言上帝降衷若有恆性制命自天而勅命在我若性在我而降衷自天格言大訓流傳以至春秋孟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荀曰受中則謂之性宜也而乃謂之命何哉命卽性也合而言之也至於孟子之言性命則亦曰形色天性也又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是故指耳目鼻口四肢之於色聲臭味安佚而曰性也又繼之曰有命焉蓋謂天命一定凡所謂貴賤貧富生死壽夭莫不各有定分而聲色臭味安佚雖人之所同欲然有得焉有不得焉非命然也苟制於命矣則不專於性也性不可離命而言也指仁義禮智天道之於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而曰命也又繼之曰有性焉蓋謂天性在我則仁者必壽大德者必受命而所謂仁義禮智天道乃吾性之所固有耳既謂之性則不專於命也命不可離性而言也孟子所以反覆言此者誠以性不離命則當聽其在天命不離性則當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者卽我也盡其在我者卽天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

執其中中豈在曆數之外哉在爾躬者豈非卽其在
天者哉若曰惟聖人能然而常人不能然獨不思人
人皆有天命之性天與我同一太極也元命自我作
哲命自我貽天命自我度天固在我也豈蒼蒼者爲
天也此性命之道也此中庸之道也此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也皆人所固有也皆人所可爲也率性之謂
道率循也循性而行卽中庸之道也人皆有此性則
皆有此道道不在性之外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五典皆道也而卽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也此性

此道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在我率而行之耳有所矯
拂則不可以言率性委諸自然則亦不可以言率性
不起穿繫之意見不生支離之言論必有事焉而行
所無事是之謂率性此性此道無二致也道之爲言
通也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卽性命
也世之不明道者語道則離於性語性則離於命殊
不知所謂道者斷斷乎合天地人斷斷乎通性與命
是之謂道是之謂無所不通苟揚韓不知道故不識

性或以爲性惡或以爲善惡混或以爲三品何其紛
紛乎異說耶且夫人之稟賦固有剛柔緩急輕重清
濁之異矣然而一性之靈則舉天下相似也今夫強
忍之人不可以禮義誨也一見赤子匍匐入井則未
嘗不惻然憐之至於乞食之人雖瀕於死而簞食豆
羹蹴爾而與則必有所不屑也此果何自而發也非
夫性天之同然者不可磨滅耶孔子曰性相近近之
一字固已包剛柔緩急輕重清濁在其中矣彼聖愚
賢不肖若甚相遠也今乃斷斷然謂之近蓋謂厥初

生民本無相遠人人可以爲聖爲賢其所以發明本
有之靈而使天下萬世不敢自暴自棄者皆此一近
字之功也孟子深得斯旨故曰性善善之一字卽書
之所謂降衷傳之所謂受中者是也書傳孟子豈不
知剛柔緩急輕重清濁之分哉而止曰中曰善者亦
自其大致言之耳雖止言大致而未嘗不精密也故
書言降衷必曰克綏厥猷傳言受中必曰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孟子言性善必曰養性正以天人一貫是
之謂道卽中庸率性之旨也道何待修修之名生於

壞道元於壞何以修爲曰道終古常在然差之毫釐
繆以千里何可一日不修身不能無不善故曰修身
德不能日日新故曰修德所謂修者非有所加益也
修而明之使無昏修而全之使無虧還其本有者而
已此古人所以兢兢業業孳孳勉勉如天之行健而
自強不息者蓋將明此道之教以教天下之爲人臣
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婦者必忠必孝必弟必順也教
天下之爲人君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夫者必仁必慈
必友必義是教也非獨行乎庠序學校者謂之教凡
施於宗廟朝廷射御燕饗朝見聘問冠昏喪祭者皆
教也非獨載在方冊見於誦習者謂之教凡簠簋邊
豆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儀鐘鼓筦磬綴兆行列屈
伸俯仰之節皆教也禮樂之有形者非粗而性命之
無形者非精也皆性命也皆禮樂也有精粗而無精
粗也禮樂之有聲者非外而性命之無聲者非內也
皆性命也皆禮樂也有內外而無內外也內外精粗
之兩立而中在其中矣內外精粗之兩忘而中無所
倚矣內外精粗非忘非不忘而中不可名狀矣故嘗

試論之性不離命命不離性性命一中庸也性命降自天率性由道存乎人人不離天天不離人天人一中庸也道自道也成己也推此教人成物也已不離物物不離己物我一中庸也

天之所以命人者曰命命之謂性性不離命命不離性也性命卽中庸也帝降衷人受中天之所以爲天者常中而已是所命也卽所性也故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率循也循其本然之性也雖氣稟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炯然不可亂者大抵相近而

家語中庸講義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不善也惟無不善故無偏倚無過不及在在有中莫匪天則吾何知哉惟率循之而已循性而行若大路然故曰道本不待修也惟人之生欲動物蔽離其天則故必有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人爲之開導而品節焉俾之由中庸之道以復性命之正故曰敬天命之性中庸之道也形色天性五事五常具焉天以此命人人奉天所命日日由是物物在是事事在是信矣哉道不可須臾離也世之人猖狂妄行者其離道固遠矣然亦不待猖狂妄行始謂之離道一念

之差卽離道何也一念之差必有係累必有執著未有不離者故著於上則離於下矣著於下則離於上矣著於左則離於右矣著於右則離於左矣著於有迹則離於無迹矣著於無迹則離於有迹矣著於可名則離於不可名矣著於不可名則離於可名矣何也以其執一固也執一則非中庸矣然則著於上下左右有無不可之中閒者足以盡中之義乎曰中庸無在無不在也舉中間以爲中固中也然止於舉中間則猶未足以盡中也惟夫舉上下左右有無可

不可之兩端而中皆在其中此其所以無適非中也此其所以不離也曰不可須臾離甚言其在在皆中庸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無斯須頃刻之可離耳使有斯須頃刻之可離則不足以爲中庸矣故君子於是戒謹恐懼焉所不睹所不聞非但屋漏闇室也十手十目之際而一念潛動孰睹之孰聞之惟自知耳此猶曰念動而人莫知之念之未動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粲粲吾前者吾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雖不可知而中庸固不可離也又發明之曰隱者最見

微者最顯未形也而其幾已動未兆也而有聞必先
吾自以爲獨乎吾以獨爲可欺乎無有師保而父母
臨之一步一降而上帝鑒之自以爲可欺而吾之炯
然不亂者不可欺也此獨甚可畏也甚可懼也知乎
此則自不離道矣自能養性事天矣自能修身立命
矣是之謂中庸之教

中庸之道天命之性也離道是自離其性命也性命
可須臾離乎試於不睹不聞驗之不睹何爲乎戒謹
不聞何爲乎恐懼無可離之時故也當其不睹不聞

蒙齋中庸講義

卷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但屋漏闔室而已覲面對語一念潛動人知之乎
人不吾知己自知耳念之未動已知之乎至隱也至
微也已尙不知奚可名狀強名之曰獨吁此獨無對
也卽不睹不聞也隱也易之一畫也然而不睹與睹
對不聞與聞對隱對見微對顯勿謂隱也而見莫甚
焉勿謂微也而顯莫甚焉甚可畏也甚可懼也慎獨
非他常中而已不離道而已非不離也無可離也離
將安之

未喜未怒未哀未樂之時澄然寂然性也旣曰未發

何以名中曰中不可名狀也可名狀者皆發也發非性乎曰發而中節亦性也發而不中節者性之動也中也者未發而不動也和也者雖發猶不動也常中而已常澄然寂然而已中言大本和言達道大本固可通行而達道由本而出中和一也一性命也致之爲言極也中和非在彼通體皆中和自己而致乃造於極喜樂皆陽也哀怒皆陰也一身之陰陽無乖則天地萬物之陰陽皆不乖矣自開闢以來天地何嘗不奠位萬物何嘗不並育然必有窮理盡性至命之

聖人輔相裁成則定位不亂而生理不息雖然豈惟聖人哉人人皆有天命之性人人皆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人皆有不睹不聞之獨念之哉敬之哉

曰不睹曰不聞曰隱曰微曰獨何以見之未有喜怒哀樂時見之未喜未怒未哀未樂寂然而已性也及其發也則爲睹爲聞爲見爲顯是以有喜有怒有哀有樂喜樂屬陽哀怒屬陰皆發也發非性乎雖然猶未發也寂然如初命之曰中中和中太極也渾然未發爲陰陽大本也和太極之發也分陰分陽流行事物

而皆中其節達道也致極也極中和之至也有中和故有天地有萬物聖人極中和之至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位焉育焉各正性命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庸者通貫天人融會事物至精至當毫髮不差而平常日用之間舉目皆是盈耳皆是本非難知難行惟君子循之小人則反之此塗轍所由判也君子而時中當其可之謂時天有四時時時皆中祁寒盛暑

似偏矣乃中也何獨不寒不暑爲中哉時中字釋中庸字尤明庸常也常中者無時非中也君子順性凝命雖萬變交錯而慎獨常存此其所以常中也小人之性夫豈本與君子異哉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人欲橫流悖理傷道此固無忌憚之顯顯者亦有外似君子而內非慎獨反借不執一之名以蓋其無忌憚之實是則深可罪耳故不執一者在慎獨之君子行之則爲時中在不慎獨之小人行之則謂無忌憚吁可畏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不知無忌

憚卽反也何必贅

君子卽中庸也小人反之君子慎獨上帝臨之故時常中言中節也小人豈無降衷之性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無忌憚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非動亦非靜而又非無動靜非虛亦非實而又非無虛實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可謂至也已矣夫子緊切教人欲人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欲人知喜怒哀樂雖發而實未嘗發故曰中庸其至矣乎且傷世衰教失民之鮮能亦已久矣所以深警其聾聵也

聖齋中庸書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庸卽中和也大本端的一毫不差達道普平萬古無異幽陰陽該動靜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是所謂常中也此道其至矣哉噫民之鮮能何其久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之不行合曰賢不肖而乃以知愚言道之不明合

曰知愚而乃以賢不肖言互見也學者未知而行謂之冥行知而不行謂之徒知故致知力行二者並進知及仁守得乃不失此中庸所以兼明與行言之也且夫賢知者負其聰敏絕人之識孤高傑出之行宜若不易及矣今聖人折衷以中庸之道而賢知愚不肖其失則均然後知過猶不及皆非中道天命之性自有常中雖然中非執一也有似過而實非過者有似不及而實非不及者一順天則而已吁奈人之鮮知味何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大羹玄酒遺物存焉何謂

味曰非可形容也亦非不可形容也知者自知耳道之不行以知愚言道之不明以賢不肖言互見也賢知高矣聖人操中庸之權度以折衷焉而賢知乃與愚不肖等過猶不及故也天命之性自有常中奈人不知味何何謂味知者自知難以語人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前既言道之不行皆知愚過不及之弊此又申言不已歎之屢憫之深而救之切也讀是書者盍亦深省乎

玩此一語令人感動道非身外之物不行何爲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上加一大字舜心太虛也太虛澄然故聰明舜心太虛故大知人誰肯下問於人誰肯察淺近之言舜則中心篤好略無秋毫有我之私非大知乎大知照臨於上惡固無所逃舜則消伏融化而泯然不見其迹天下之善孰加於舜舜則樂取諸人而惟恐推揚之不至非大知乎大知卽中也何以見其爲中上章言

知者過之小知過耳大知無過亦無不及舜性之也性卽中也問察隱揚順乎天則人已兩盡善惡兩融中可知矣天下萬事皆有兩端且以權衡言之有輕有重則有輕重之間輕重之間固中也輕重兩端亦各有中也舜執兩端用中於民其執衡用權之謂乎聖經互相發揮堯舜言執厥中得夫子執兩端之語而明得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之語而尤明舜不執一所以謂大知也所以猶太虛也太虛無物而陰陽互用密莫加焉大舜無爲而審度兩端精莫甚焉惟

精惟密乃融乃一是謂中庸是謂天命之性故夫子復贊美之曰其斯以爲舜乎

舜心太虛也故大知大知不自知去聲好問於人雖淺

近之言必察焉隱泯焉融化無迹也不問人我善惡

兩融中在其中矣物皆有兩端執而不執一也不執

一故事事有中物物有中在在有中是謂用中或曰

執兩端之語與執厥中何爲不同曰堯舜以聖授聖

故上言執厥中而不執一之義也明性之也夫子立

言以曉未達者必欲執兩端用其中則不執一之義

蒙齋中庸講義

卷一

十七四明節書

約圖刊本

始明此教也

子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知譬則水也知者之所樂也亦知者之所懼也何樂

乎流而不息明燭鬚眉是誠可樂也故夫子曰知

者樂水何懼乎洊至習坎險而又險是誠可懼也故

易曰入於坎窞凶嗚呼易之入於坎窞凶卽中庸所

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而不知辟者乎其所以然者

惟自以爲知而已自以爲知者乃天下之大不知也

使其果知耶則雖處重險之中未嘗不心亨也心亨者正所謂擇中庸而能守者也彼自以爲知而實陷於大不知則失其本心矣失其本心則心不亨矣心不亨則處不安尙難而況處險乎脫罟獲陷阱尙未能而況望其周旋於中庸之坦塗乎甚矣自謂予知之一語實古今天下膏肓不治之疾必去此疾乃可以拔於罟獲陷阱中矣乃可與語中庸矣學者自知讀書孰不曰我曉中庸問其所以爲中庸者何如也有謂混融之說者則曰中卽庸庸卽中有爲精詳之

說者則曰中不偏也無過不及也庸不易也日用常行也嗚呼習聞二者之說而實不能擇中庸守中庸是亦未免入於罟獲陷阱之中而莫覺莫悟也良可悲夫吾試問學者二說將安所擇其擇混融之說乎其擇精詳之說乎擇混融之說是中庸無所別也則曰中足矣而何以又曰庸曰庸足矣而何以又曰中吾未敢以爲安也未以爲安而固守焉是守罟獲陷阱也擇精詳之說是中庸爲各立也然庸言庸行無非中道天下大本萬古常行必曰中自中庸自庸吾

未敢以爲安也未以爲安而固守焉是守罟獲陷阱也彼豈以爲罟獲陷阱哉蓋自以爲廣居安宅耳何則彼不肯自以爲愚而自以爲知旣自以爲知矣終不知中庸之道果何謂而吾之所以擇而守之者果何在也其爲不知莫甚焉夫中庸之道未嘗不混融也未嘗不精詳也今之談混融者實何嘗混融今之語精詳者實何嘗精詳彼自謂余知之私見錮於胸中牢不可破又豈識所謂中庸哉善乎子思之論舜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夫舜大聖人也極天下之知孰能加之而舜未嘗自以爲知理之所當問者每好問而不厭言之所當察者雖邇言而必察是其心果何如哉孰爲善孰爲惡如辨白黑如數奇耦可以爲知矣而舜不自以爲知惡則泯然融化不見其迹善則顯然推揚使見於世是其心又何如哉惟其無我而已人之本心天地同大自夫人以有我之私閒之藩籬植焉矛戟生焉小知自矜本心日蔽其去中庸遠矣大舜之心洞然大空何者爲我

我尙不立何者爲物無我無物我一貫當問卽問
當察卽察當隱卽隱當揚卽揚無高妙無奇特中
中庸如是而已茲其所以爲大知也子思之論舜不
兼言中庸而獨曰用中中庸之名雖殊而實未嘗不
一也中庸之實本一而名不害其爲殊也獨言用中
兼言中庸無不可者由是言之謂中爲不偏庸爲不
易可也不易者必不偏不偏者必不易所謂中卽庸
庸卽中其說亦不相悖也謂中爲無過不及庸爲日
用常行亦可也無過不及者必可用常行日用常
行者必無過不及所謂中卽庸庸卽中其說亦不相
戾也非心通默識實有自得者何足以語中庸哉雖
然堯之咨舜曰允執其中舜之名禹曰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子思論舜之用中乃曰執其兩端夫兩端則
非一一則非兩端子思之言與舜之自言若不相似
然何歎噫惟心通默識者則知一之卽兩矣知兩之
卽一矣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有事於此必有
一是必有一非是非對觀中在其中矣至於中則歸
於一是矣不獨是非也凡天下之兩皆一也一卽中

也故惟大知則能盡燭兩端兩端在是則一中在是
是故子思發明執兩端之理其於執中二字有大功
焉何則執中無權之弊不待戰國時有之意春秋之
季有此弊矣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固執所見自以
爲中庸而不知乃中庸之賊也故子思於是斷之曰
所謂執中者執兩端而中自在其中非執一以爲中
也何其言之精微如此哉嗚呼斯道也易道也伏羲
之卦始於一畫有一卽有兩兩者一之分一者兩之
合兩與一不相離也十陰一陽中在此矣中無體

也無方也未嘗無體也未嘗無方也故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心通默識者其必有
得於斯矣雖然易不言中庸而每言中正中正中庸
無二道者二五皆中也以九居五以六居二是謂中
正反是則雖中而非正矣吾嘗謂離之照臨四方晉
之自昭明德是天下之大知也而離之六二黃離元
吉晉之六二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聖人一則曰得中
道也二則曰以中正也至於二卦之五以六居之雖
中而非正然皆不失其爲吉以是知惟中乃可以言

繼明乃可以言昭明不能擇守中庸而自謂子知者可乎哉此猶未也蓋至明夷一卦而聖人之旨愈見矣明出地上爲晉明入地中爲明夷夷傷也有明德者謂之知然而猶有所傷何哉嗚呼天地陰陽消息盈虛之理其妙固如此也天下有常吉而無凶悔吝者乎有常處富貴而無貧賤夷狄患難者乎有一於陽而無陰一於進而無退一於存而無亡者乎使道而可以獨立則不足爲道矣惟其明德之不能無傷也吾於是觀中庸焉惟明德見傷而能用晦而明也

吾於是觀擇中庸守中庸焉初爻飛而垂翼用晦也二拯馬而速行亦用晦也未遇其時處明以晦可謂善擇中庸而能守中庸矣六五坤體得中道也中而非正於是發箕子明夷之義位雖非正而志則正矣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處紂之時居父師之位不死不去居難而不失其正非箕子審擇中庸而固守不移豈足爲明不可息哉非特箕子明不可息也微子比干皆明不可息也何則三子之自靖皆仁也皆中庸也皆善擇善守者也夫以三子之大賢尙且不敢

自以爲知居危亂之邦而相與答問之辭其懇惻痛切一至於此偃然自謂予知者能如是乎四之入於左腹上之後入於地一則巧中不明之君一則自處極闇之域正所謂納於罟獲陷阱而莫知辟也彼豈自以爲不知哉其失正在於自謂予知耳一念之差聖狂易位擇中庸者宜於是兢兢焉雖然徒曰用晦而明居難而不失其正是知也是善擇善守也至於當可爲之時而不能奮大有爲之勇聽斯世之淪胥孤生民之俟望烏得爲中庸烏得爲知故聖人又於

九三之爻特著其義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乎三與上正應上極闇而下極明誅其君弔其民此固聰明睿智者所當爲也然而猶有戒心焉故曰不可疾貞聖人亦曷嘗敢遽用其明哉遽用其明而自謂予知也非聖人之心也夫以湯武大聖尙不敢自謂予知擇中庸者宜何如耶是故湯武之征伐堯舜之揖遜一中庸也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簞瓢陋巷一中庸也曾子之去子思之守一中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何往而非中庸哉何往而非善擇

善守哉我試爲學者申言之今學者之病非墮於知
卽墮於不知耳人皆曰子知此非真知也乃墮於知
也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此非真不
知也乃墮於不知也使其真知耶中庸我所固有也
何罟獲陷阱之能納使其真不知也滿宇宙皆中庸
也何罟獲陷阱之可辟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
不知是知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此真知也非墮於
知也非罟獲陷阱之能納也詩之詠文王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此真不知也非墮於不知也無罟獲陷
阱之可辟也故惟真知者可以語真不知矣惟真不
知者可以語真知矣嗚呼學者而達於此始可以語
中庸矣此非吾言也子思子言也德輶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其
可以知不知論乎毛尙有倫中庸其有倫乎其無倫
乎天無聲臭中庸其有聲臭乎其無聲臭乎果可以
有無論乎果不可以有無論乎故曰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至於此不特非論說之所能與亦將不見論

說之可與矣不見論說之可與者始可以爲心通默
識矣夫是之謂自得之學

入罟獲陷阱而不知辟以喻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
也中庸安宅捨安入險愚甚矣尙自謂子知也皆曰
子知乃大不知不曰子知卽舜大知

人苟自患其愚終有時乎不愚若不自知其愚長無
開明之日矣罟獲陷阱當避不避是天下之至愚也
而懵不自覺尙且自謂子知也嗚呼孰有轉罟獲陷
阱爲安宅坦塗者乎罟獲陷阱非元有而安宅坦塗
非元無也天命之性固自有中庸也以此擇之以此
守之終吾身可也而乃不能期月守望焉舍而去
之是何爲善不果而爲惡則勇也一性靈明本無不
照昏迷之極良可痛悼聖人警悟之者切矣

蒙齋中庸講義卷二

宋鄞 袁 甫廣微撰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善惡遼絕擇之易耳似善非善擇之最難顏子善擇而得之此得一善何所不通拳拳服膺仁守之功密矣舜性之也顏子不失性者也

惟明性者乃能擇善己性不明雖滿目皆中庸安能擇而守之顏子屢空此性靈明何所不照既得一善

蒙齋中庸講義卷二

一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一可該萬常人雖暫得而易失顏子服膺則永永弗失矣非有所係而不失也不係而自不失三月不違仁是也吾謂顏氏子之學幾於舜之大知矣幾於舜之執中矣前章論舜此章繼論顏子蓋子思子特以二人擬論而啓發後學之心也學者觀此胡不豁然自省乃知無名位祿壽與享名位祿壽之極者其實則一此正可以見性命之不相離也若謂舜有大德受天明命則顏子終身匹夫且不幸短命遽謂天命不在顏子可乎顏子雖無貴爲天子之命而榮華至

今名莫加焉非天定耶嗚呼顏子何以得此於天哉
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顏子惟盡人之所以爲
人者而已人者何性是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

善處事者能均天下國家廉者能辭爵祿果者能蹈
白刃而惟中庸則不可以能天命之性良能也前章
鮮能者鮮有能其不可能者也

均天下國家善處事者能之辭爵祿廉介者能之蹈

白刃果敢者能之天下無不可能之事而惟中庸則
不可以能也皜皜純白天則自然何所容其能哉究
極而言孰可均可辭可蹈之見已非中庸之道矣何
則不以一律均者中庸之均也辭受各中其節者中
庸之辭也死生各當其可者中庸之蹈也而孰一者
豈中庸哉天命之性自有常中一毫偏倚非天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
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不流強哉

矯中立而不倚強者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者矯

子路好勇故問強夫子叩兩端告之曰抑汝之所謂強與蓋已足以啓發子路矣南北剛柔不同而皆曰強何也南以含忍爲強北以果敢爲強氣習然也南人稟溫厚之氣以寬柔誨人無道則不報其強也君子然偏於柔矣北人稟嚴凝之氣勇於用兵死且不厭則偏於剛矣偏隨生稟性則無偏孔子謂之相近孟子謂之善中庸言天命之謂性順乎性命意泯欲

象齋中庸講義 卷二

三四明發書

新園刊本

盡動靜一死生一乾之純剛行健坤之至柔動剛此則聖門之所謂強也其和也不流於人欲其立也不倚於一偏常中而已國有道不變塞焉皋陶曰剛而塞塞實焉遭世平治安常履信不必變也不幸世亂固守義命有死而已亦終不可變也觀兩不變字見君子之常中矣矯強貌亦有用力意氣質偏勝強而復中用力而非助長也剛中柔中本自有中而非必外求也子路之不得其死夫子已預知之其仕衛也豈不曰蒯賸無母國人不君之矣然輒之拒父亦名

教罪人也不足死而子路死之惜哉雖然以喪子之
戚喪子路夫子不深貶也結纓一節亦可謂奇男子
矣若子路者豈可純謂北方之強哉子思立此章次
於顏子之後亦欲使學者知處死生之變以不失性
命之正子路未足師也師吾夫子不變之言可也
書曰剛而塞國有道素履篤實不必變也國無道盡
忠致命不可變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乾之剛健坤
之柔剛中庸也此聖門之所謂強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
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素齋中庸講義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死生出處人之大節也非特處死生難處出處亦難
上章旣言至死不變此章言隱遯之事素猶素其位
之素言素於隱也素隱不顯則君臣之義廢矣是天
下之怪行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奚以怪爲雖使見
述於後世直盜虛聲耳夫子深貶之故曰吾弗爲之
矣君子其遵道乎旣曰道矣而又半途而廢則何以
造此道之極夫子許其遵而咎其廢也故曰若我則

弗能已也我惟依乎中庸而已依猶依於仁之依言未嘗離中庸也既非違道而行怪又非半途而廢道非中庸而何遯世與素隱若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心遯世無求知之念世不知中庸故不知我我以其不知而遂萌悔心是悔中庸也中庸而可悔乎自知自遯寧遠人知上不求知何以悔爲聖者之事中庸在斯性命在斯惟在遯世乃可經世惟經世乃可遯世實一機也

素隱不顯大義廢矣怪也吾弗爲其遵道乎既曰道矣奈何而廢吾則弗已吾惟依乎中庸不怪不廢世雖莫我知泰然無悔肥遯也唯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人能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道無所不在費也道果何在隱也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費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隱也至之爲言不可得而形容也謂無形與聲也而未嘗無形與聲謂有形與聲也而形聲有不可得而盡也不然以聖人之聰明曷爲而尙有不知尙有不能乎不特聖人而已大莫大於天地然亦有虧遺不滿之處日月之有薄蝕也星辰之有失行也陵谷之有變遷也人曰是數然也天非制數者乎曷爲不使之無薄蝕無失行無變遷也而猶有遺憾者何也噫天地之所不容致詰者乃所以爲天地之大也亦猶聖人之不知不能者乃所以爲此道之妙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可知歟可能歟不睹不聞之獨可知歟可能歟不如是不足以爲至也故繼之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天地尙有憾斯語也孰得而載之愚夫愚婦皆知能斯語也孰得而破之語大語小莫匪中庸中庸固不閒小大也有上卽有下而上下皆中庸也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焉此察非內知見也亦非外知見也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夫婦之端非在此而鳶飛魚躍非在彼也
夫夫婦婦卽飛者躍者飛者躍者卽夫夫婦婦一中
庸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天地非在彼而夫婦非在
此也夫夫婦婦卽上天下地上天下地卽夫夫婦婦
一中庸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閨門衽席之間最
可以驗進德之實於此而或媿怍焉雖有蓋世之功
名斯亦不足貴也已注家蒙上夫婦之愚未妥故不
從

道無所不在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知能行費矣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不知不能何隱也是正所謂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正所謂不睹不聞之獨也何所
容其知何所容其能豈特聖人爲然雖以天地之大
至於不容致詰之處人皆有所憾於天地而不知此
乃所以爲天地也嗚呼至矣隱而未發卽費而發者
隱不睹不聞卽費而睹聞者隱而天地之不容致詰
聖人之不知不能卽費而愚夫愚婦之與知能行者
語大語小而莫載莫破何閒於大小哉鳶飛魚躍而
上天下淵何閒於上下哉造端夫婦而察乎天地何

聞於夫婦天地哉故亦及其至是至也費不離隱也
隱不離費也此天命之性也何以見之天之所以命
人者清濁厚薄有萬不同費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
齊而炯然不亂者默存乎其中隱也隱豈離費乎費
豈離隱乎

天下莫能載君子之語大天下莫能破君子之語小
何以能然耶曰惟養其言語之所自出者而已矣吾
嘗發問於學子且告之曰君子之言精粗小大無不
及也何以莫能載何以莫能破而學子所答未有領

蒙齋中庸義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解斯旨者吾試博講而詳說之然後反說約可乎詩
曰慎爾出話曾子曰出辭氣言雖自口出非自口出
也其自心出乎言心聲也則是自心出也心知其所
從出乎心無意於言而不能不言也易繫曰出其言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善不善之幾伏於毫芒眇忽之微而應不應之驗乃
在千里之遠善言自口而出也不善之言亦自口而
出也自口而出者皆自心而出也心豈有善不善哉
心無不善也心無不善則言亦無不善可也書曰敬

忘問有擇言在身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言至於無可擇則純乎善矣彼有雜出乎善不善之閒者亦有大體雖然而未免乎一二之瑕疵者此豈在於發言之時哉亦惟其平日之所養何如耳純乎善而無不善者所養之純者也雜出乎善不善之閒者無所養者也大體雖善而未免一二之瑕疵者有所養而未純者也故曰惟養其言之所自出者而已矣語大語小於六經備見之道本無小大亦非無小大故聖人之經語及於大者小未嘗不包也而人以爲語大語及於小者大未嘗不具也而人以爲語小小大未暇辨也蓋亦求其所謂不可載不可破者乎伏羲以前未有文字自畫八卦載籍始生文王重之夫子繫之陰陽剛柔動靜吉凶千變萬化大略皆於言辭有攷焉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天人之道詳矣詩三百篇比興賦風雅頌眾體畢備故曰不學詩無以言禮樂不傳於後世粗識先王聲明文物之盛者以其猶有禮樂之文字存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一褒一貶以空言而欲行賞罰善人勸也淫人懼焉萬世

之下名之曰經嗚呼人之尊且信若此故莫能載莫能破矣豈聖人之言異於人哉惟養其言之所自出者而已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聖人無意言也此心虛明洞達純粹精一則發於言者不過寫吾胸中之所存耳夫是之謂聖人之養自非聖人則不可以不修辭乾卦曰修辭立其誠所謂修者非飾辭之謂也言顧行行顧言平時涵養內充既無不善矣發言之時又必慎思密察當而後發是之謂修辭修則誠立矣誠立而所養愈固矣詩曰於

時言言於時語語言語非一端也語朝廷則貴乎直語鄉黨則貴乎謙語學校則貴乎莊語家庭則貴乎和歌頌之語麗而則禱祠之語恪而信專對之語辨而中傳檄之語激而揚款識之語簡而古誅諡之語思而實其歌也清越而長其史也鋪張而核議禮也據古誼灑刑也酌人情語閒燕而毋淫語不平而毋訐語上交而毋諂語下交而毋瀆語亦多端矣自聖人言之本無語大語小之別也而人之觀之者有所謂語大焉有所謂語小焉然大概所養厚則不勞而

成章信今而傳後所養未厚則雖粲然可觀言而已矣非有德之言也雖曰傳萬紙目前而已矣非能垂不朽也自古大聖大賢胸中所養海涵地負曠夷莫窺其畛域浩乎莫測其涯涘故其發揮於言語之間者若日月麗乎中天其輝光無不燭也若川流而駛若矢激而遠其力量不可當也猶且斂而藏之遜以出之訥訥似不能言者其言也訥所以爲仁訥言敏行所以爲君子辭有枝葉卽歎天下之無道而尙口乃窮作易者深戒之馴不及舌以其悔不可追也三

復曰圭以其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知口起羞也非禮勿言欲接以道也凡此者皆養其言之所自出也非獨修身爲然而觀人亦然辭寡吾知其爲吉辭多吾知其爲躁辭慚吾知其將叛辭枝吾知其心疑辭屈吾知其失守諛邪遁吾知其所蔽所陷所離所窮自唐虞考績亦必先於納言而不知言則無以爲知人之明然則由載籍以來大抵慎言者無過輕發者多失然而皇極則曰敷言惟恐辭旨之不敷暢孔子又曰辭達惟恐言語之不發揚又何也噫敷言未

嘗不謹言也辭達未嘗不修辭也終日言而言皆道也彼巧言如簧者利口覆邦家者止可欺世亂俗耳一遇君子則將口呿舌卷之不暇而又何所容其喙也雖然聖人又曰子欲無言然則有言未爲至而無言乃爲至乎噫有言無言一也言不可以有無論也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其行也其生也皆天之教也曷嘗不言哉子貢不達斯旨乃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吁夫子豈真隱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猶四時行而百物生也易繫曰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語默一也可言者卽其不言者也不言者卽其可言者也號令之渙發猶雷風之鼓舞及其旣收則猶雷風之寂然耳豈有二雷風哉無形無聲之中乃有奮迅生育之妙此聖人所以與天爲徒也吾旣博講詳說至此矣盍更反而說約焉學子其聽之至大而天下莫能載曷爲而莫能載也包羅天地該括事物天下方待君子之言以載故不能載者惟君子能載之而天下又何以載君子使其可載是輕易膚淺之言非君子之言也雖小而天下莫能破曷爲而莫能破也

幽通鬼神微入毫髮天下方待君子之言以破故不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君子使其可破是偏駁怪異之言非君子之言也堯之文思光破天下而天下莫能載堯文之煥舜之文明協於帝而天下莫能載舜文之華禹之文命敷四海而天下莫能載禹之文命周王之文德肆時夏而天下莫能載周王之文德夫子之文章可得聞而天下莫能載夫子之文章夫語大不可得而載而況語小可得而破也語大者天地之大人猶有憾也語小者天斯昭

昭之多地一撮土之多也語大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語小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行與知也皆語也皆道也有小大而無小大也孔子之惡鄉原以亂德賊德斥之孟子之距楊墨以無父無君斥之片言之下真如破的孔孟能破鄉原楊墨而天下萬世未有能破孔孟之言者夫惟天下不能載故能載此道天下莫能破故能破羣言此聖人之事也然則學聖人者宜何所用力曰養氣爲先樂記曰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僞爲天下固未

有氣餒而言宣亦未有氣盛而化不神者也江海流
而不息溝澮澗可立待孟子之知言亦自養氣始是
謂說約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
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
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道者天命之性人人自有何嘗遠人其所以遠者人
自遠之道在邇而求諸遠則不足爲道矣聖人欲提
省人心使知道不遠人於是以柯爲喻伐彼柯者必
用此柯彼之長短取則於此可謂甚近然尙有彼此
之別微視之猶遠也此未足以形容道不遠人也亦
嘗思人之所以爲人乎通體皆道也人外無道也以
人治人者人昧於爲人而教以人道故曰治不曰我
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人道不離吾身亦不

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而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二字見得以人治人最明違道不遠卽道不遠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忠恕而已道最近人忠恕最近道何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試以心體之人以不願施於我必非我之所願人我一也而我乃以不願施諸人豈中心如心之謂乎中心如心者以人治人而已夫子又謂不遠人之道其目有四事君事父事兄交朋友

四者最切於人以夫子之聖猶曰吾未能一也方且求其事之之道求其先施之道曷求哉求諸言行而已矣言行皆曰庸庸卽中也惟中故常德之行常行也常言之謹常言也常言常行人所易忽也而聖人於此未嘗放逸可謂常中矣不足則加勉有餘則不盡有餘不足非中庸也或謂事君事父兄交朋友之道惟患不足寧患有餘殊不思天命之性自有常中過與不及皆非中道而豈必有餘哉自古事親事君善處兄弟者莫如舜舜盡孝盡忠盡友中而已非餘

也不盡者不盡其餘而非不盡中也中盡則無過不及矣而聖人一念兢業猶且言必顧省其行行必顧省其言斯其爲體天行健乎斯其爲窮理盡性至命乎豈獨聖人當然具天命之性者皆當然慥慥篤實貌言君子欲言行相應何可不務實也讀中庸之書者口未嘗不談中庸然書自書自我口言之身不行之是言行不相顧也嗚呼盍亦通省而加鞭乎

道者天命之性不遠人而人遠之不觀伐柯乎彼柯之長知取則於此柯近甚矣微視之猶遠也人靈於

物通彼此皆道也不曰我治人而曰人治人我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性本相近昏而有過思不能改能改卽新舍惡遷善可以至矣唯何甚此忠恕也道最近人忠恕最近道己所不願何可施於人也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道聖人豈不能盡而乃曰吾何能吾惟庸德是行庸言是謹不足則加勉有餘則不盡言行相顧如是而已是謂中庸是謂率性爲君子者胡不慥慥而行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人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
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
鵠反求諸其身

無新故之謂素居其所之謂位不素其位跬步不將
素則行矣循理順則不願乎外純乎中庸也中庸無
不在也在富貴而亨在貧賤夷狄患難而非困皆中
庸也亨居一困居三雖困亦亨無入而不自得也有

通塞而無通塞也有逆順而無逆順也此陰陽健順
動靜之妙也性如是命如是中庸如是中庸不以位
高而亢何陵之有中庸不以位卑而屈何援之有惟
正己而已矣自成自道無求於人既無所求奚怨奚
尤此正己之謂也正則平易不正則險易者中庸險
者反中庸故不明中庸性命者必不能居易不能居
易者必行險徼倖徼倖者必不可常不常而致敗者
必怨尤噫孰有幡然悔悟而反諸身者乎仁者如射
失諸正鵠不怨勝己者自反而已射有的道亦有的

中庸在身匪屬他人無新無故至平至易嗚呼省乎
不省乎

位者何天之所以命我者是也性不離命命不離性
何以見之富貴命也貧賤夷狄患難亦命也素也者
不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二其心也雖所稟有清濁
厚薄之不齊而炯然不亂者常自若耳知性知天何
入而不自得不陵下而曰在上位不援上而曰在下
位位云者卽素其位之位也在上在下此命也而不
陵不援則性也君子所稟既清且厚守正無求自無

怨尤正則平易安吾定分以俟之是謂知命之君子
小人則不然背正就邪舍易趨險彼蓋不素其位而
求脫乎貧賤夷狄患難之困以覬望夫富貴之亨其
闕亦有冒焉行微倖以得之者矣然謂之微倖則不
得焉者亦多矣若人者所稟既濁且薄而又加戕賊
焉正所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又何足與語
君子率性之道哉君子如射失諸正鵠不怨勝己反
求諸身而已矣身也者卽天之所以命我者也養性
立命者反求之實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
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遠近高卑皆道也致知則於卑近識高遠力行則自
卑近而至高遠致知不造其極則力行亦冥行耳卑
自有高近自有遠本不相離彼知道者往往忽近而
厭卑獨不觀易詩之訓乎婦子嘻嘻何爲而失家節
也蓋以溺於人欲不知天則故爾若夫王假有家交
相愛也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
家而天下定此乃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至近至遠至
卑至高不可以形容盡也戀妻子之愛終有悔吝豈
能如琴瑟之和乎父子兄弟天性也本孝本友其或
虧於孝友者妻子之私奪之爾今焉妻子好合而兄
弟樂宜爾室家而父母順所謂家道正而天下定者
是也豈非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乎子思引詩而又以
夫子之言證之厥有旨哉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
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此又曰父母其順矣乎順則
近可遠卑可高之理捨孝何以哉此章於人身最切

人誰無父母兄弟妻子行乎人倫之中而礙焉泥焉者多矣於此而猛省則當求其所謂近可遠卑可高者讀中庸之書正欲驗諸履踐耳徒讀其書不體諸身萬萬無益也闔門之間勿謂隱微一有過差最爲顯著嗚呼敬哉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家齊中庸卷一

二十四明哉書

約圖刊本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一也上章旣言人倫此又以鬼神明之何以見鬼神之盛德人函陰陽之氣而生及其死也體魄則降其名曰鬼發揚于上其氣則神神無不知亦無不在雖不可見不可聞然體物則不可遺此物何物也陰陽也無物之中未嘗無物以物爲體若何可遺獨不觀諸祭祀乎齊明盛服無使之者而若有使之者精爽洋洋與人之齊明默若相接如在左右非虛見乃實理也實理者陰陽也非終始而有終有始非往來而有往有來非合散而有合

有散陰陽健順之理固如此也神明變化之妙固如此也是謂命是謂性是謂中庸是謂鬼神之盛德德卽性也又引詩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之尙不可況可得而厭射乎非鬼神之不可厭射也性命中庸之道本無厭射也又贊歎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言顯微隱見其致一也微未嘗不顯而誠未嘗揜也學者讀中庸須思聖人何爲發明鬼神之道又思聖人反復形容何爲於此下一誠字嗚呼欲識不睹不聞請觀於此欲識君子慎獨請觀於

此欲識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請觀於此此書發明誠字不待後面論誠而已開端於此矣所當通看陰陽一生死一鬼神之盛德雖不可見聞然物物皆體若何可遺齊明奉祀之時洋洋如在者皆性命也度之不可而可射乎聖人贊歎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者何物物皆體也洋洋如在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

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既論鬼神之德遂言舜之大孝孝通神明顯微一也費隱一也自古稱孝者多矣惟舜加一大字何以見其大以天子之尊尊其親以四海之養養其親宗廟我饗子孫我保有德故也大德者何中庸是也雖然論中庸之大德而必及於名位祿壽者何哉太極涵三性命已具五常天則不離形色名位祿壽皆道也聖則循性順則建極凝命故名位祿壽兼而有之

聖人卽天也因論天人不相離遂言化生萬物因材而篤材卽天命之性也篤厚也莪者培之率性則天佑之也傾者覆之不率性則天棄之也而有盡性如聖人者則受天明命禍福不同咸其自取天何心哉皆所以篤厚之爾又引嘉樂之詩爲證而斷之曰大德必受命嗚呼學者於此可以觀天命矣是書首句曰天命之謂性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天性既盡則命在其中矣味大德受命之語孝性之通於天如此哉雖然中庸之道無固無必今論名位祿壽既疊四必

字而大德受命又加必字何也曰此其所以爲中庸
也有取必之心非中庸也以爲斷不可必而一諉諸
天亦非中庸也知道者自毋庸贅辭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命不相離吾於
大舜見之夫舜所以爲大孝者何也以天子之尊尊
其親以四海之養養其親宗廟我饗子孫我保有大
德故也大德者何窮理盡性之至命者也天之所以
命人者曰命是之謂性名位祿壽亦天性所自有也
天化生萬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咸其自取舜之大

孝得性之純全而又種德最深故天之培之者尤篤
其次所稟未偏然已能裁之天亦培之若夫所稟愈
偏又傾焉而不裁則天亦從而覆之耳非天覆之也
自覆也嗚呼論其所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而炯
然不亂者常人與舜本相近本無不善今乃自傾以
取禍亦可以反思矣援詩爲證以見大德必受命於
舜最可驗也雖然吾夫子非大德乎曷爲不受命也
曰天不輕畀人以祿位而尤嗇予人以名壽吾夫子
巍巍乎爲萬世禮樂之宗此其爲受命大矣故嘗謂

顏子非不仁壽冉閔非無尊爵況夫子乎性不離命
命不離性觀於此尤信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
作之子述之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
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
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
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旣言舜孝之大又更端而言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舜不解憂者也文王無憂者也皆命也有性焉吾惟
知吾親而已吾惟盡吾性而已瞽瞍乎王季乎吾不
知也文王父作子述武王繼續厥緒有天下顯令名
享宗廟保子孫與帝舜同歸一揆富貴非道外之物
中庸卽天性之孝至此亦昭昭矣末終也武王終
文王受命之事周公於是推廣文武之德追王大王
王季併以天子之禮追祀先公蓋申言孝道之光明

以見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極功斷不出於孝之一字非特天子追王之禮爲然推之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葬祭之禮皆然喪從死祭從生隨喪祭之時義而斟酌也夫以常情言之人子孝親之心何有紀極然過猶不及皆非中道品節劑量是乃中庸因言葬祭又推之於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貴賤同之此皆周公卽追王之義制爲禮法使天下共由於中庸之道其爲孝也至矣孝經曰孝莫大乎嚴父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吁斯其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乎

家齋中庸講義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周公佐武王制禮作樂無非中庸之道故繼言武王
周公之達孝達通行也亦有通變義志以此而繼事
以此而述文王遵養時晦武王卒其武功迹異實同
所以爲善繼善述也執一者何足以語中庸哉祖廟
者先王先公之廟祧也宗器者如赤刀大訓天球河
圖之類是也裳衣者先王先公之遺衣服所以授尸
也時食者四時薦享之物也祭有昭穆所以別父
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
咸在而不失其倫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
爵位序事者別賢能而授之事太宰贊王幣小宰贊
裸將之類是也旅酬下爲上旅眾也饋食之終羣有
司更相獻酬使皆得申其敬所以逮賤也祭畢而燕
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之齒也自饋食而上皆行於
廟中之禮也行禮於廟有所思乎無所思乎洞洞屬
屬奉承而進之自敬乎有思之敬者乎以其恍惚以
與神明交神明在乎不在乎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
物有形體乎無形體乎噫是可以省矣思何所起而
起敬何所爲而爲在何所在不在何所不在有何所

有無何所無神明不離於斯中庸不離於斯性命不離於斯踐先王之位行先王之禮奏先王之樂先王之所尊者吾亦敬之先王之所親者吾亦愛之當此時也此心何如哉親死矣葬而亡矣儼然如吾親之生存焉人室儼然見其在位之形出戶愾然聞其歎息之聲當此時也此心何如哉噫是可以省矣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於此時可見矣不睹不聞之際獨於此時可見矣孝之至也是吾性是吾命也宜乎其至也郊言事上帝而社亦云者何也地雖載萬物而始

萬物者天也言禘不言祫言嘗不言禴祠烝舉一以概其餘也或言禮或言義禮義皆中庸也治國如示諸掌示與視同言易見也治國甚難而曰易何也平常易簡匪高匪深戒謹恐懼常如在廟吾性如是舉六合之內性皆如是陰陽剛柔仁義禮樂闔闢變化委蛇繁重皆性也皆平常易簡也吁吾於是識費隱焉識微顯焉識自邇自卑焉識誠焉識中焉識天命焉此識何識也示諸掌也

達通也繼志述事不膠于迹故曰通祖廟先王先公

之廟祧也宗器國之玉鎮天寶器如赤刀大訓天球
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王之遺衣服祭則授尸也時食
四時薦享之物也左昭右穆有事于廟則羣昭羣穆
咸在而不失倫也序爵序與祭者之爵位序事則賢
能而授之事也旅酬下爲上旅眾也饋食之終羣有
司更相獻酬使得申其敬所以逮賤也祭畢而燕則
以毛髮之色別長幼之齒也位是踐焉禮是行焉樂
是奏焉親之所尊者吾敬之所親者吾愛之親死矣
葬而亡矣儼然如吾親之生存焉入室儼然若見其
形出戶愾然若聽其聲當此時也其不睹不聞之戒
懼乎其莫見莫顯之隱微乎非吾性乎孝之至也信
乎其至也郊言事上帝而社亦云者何也地載萬物
而始萬物者天也止言禘嘗省文也或言禮或言義
禮義皆中庸也治國其如指諸掌若曰其在斯乎斯
者何也常如在廟也

蒙齋中庸講義卷三

宋鄞 袁 甫廣微撰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
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
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
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
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

蒙齋中庸講義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
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
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
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
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
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
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
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于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

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

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
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
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文武之孝與文武之政一而已矣政在方策可覆視
也人存者盡人之道如文武是已文武雖亡復有盡
人之道者繼之亡猶存也君子以人治人人皆有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則順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以治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敏莫甚焉以地道
敏樹警人道敏政可謂妙於形容矣蒲蘆蘆葦也蘆
葦易生之物孰生之地之神氣也神氣可聞乎可見
乎以爲可聞可見則神氣果何物也以爲不可聞見
則蒲蘆在目前耳噫達乎此則知性命矣知中庸矣
知敏政矣爲政在人盡人道者始可謂之人身與人
非二物取人安得不以身道與身非二物脩身安得
不以道仁與道非二物脩道安得不以仁仁者人也
論語言仁之方未嘗直指仁體言之直指仁體者其
惟此一句乎凡草木五穀芽甲未生已具一陰一陽
矣人之生也負陰抱陽仁卽人也申之曰親親爲大

因人以及義義者宜此者也又申之曰尊賢爲大兩
大字不可輕看至大之中有至微者存大包天地微
入無倫故親親非無等差也有隆殺焉尊賢非無區
別也有等級焉品級濟量至纖至悉禮也仁義禮一
原也故曰生生非由外至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
可得而治矣註以爲脫簡今從之故君子不可不脩
身接上脩身字今試以身體之吾欲脩吾身盍反思
吾之親親果仁乎未乎此所以不可不事親也吾欲
事吾親盍反思吾之尊賢果義乎未乎此所以不可
不知人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若之何而知之曰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命之性也不患不知人患不
知天耳知天當何所用力曰其惟格物致知乎天地
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何物也太
極之妙陰陽具焉分陰分陽萬物生焉故格物乃可
言致知知陰陽乃可言格物人亦萬物中一物耳明
乎天之陰陽則通之於人凡剛柔緩急輕重雜然不
齊者一陰陽也而人特餘事耳非特知人也人倫
之中曲折萬變皆不能逃乎陰陽二字孝子之事親

所以至於天地明察者亦惟通乎此而已大舜之聖明庶物察人倫亦是物也孔子所謂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者亦是物也此卽所以脩身也然則致知格物之學極而至于知天卽知人事親脩身無不該貫嗚呼天命之謂性一語其可不深玩而精講之哉方策載文武之政而人則政之精神也人道涵育羣生有地道之發育萬物蒲盧易生之物也可謂敏矣孰生之地之神氣也敏政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氣爲之乎政之係于人也尙矣取人以身身卽人也脩身以道道卽身也脩道以仁仁卽道也以人訓仁非兩物也義者宜此亦非兩也謂爲非兩親親尊賢兩不悖也奚止於兩三千三百各有等殺禮所生也禮本太一此所以爲一也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蒙上親親也身者父母之遺體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蒙上尊賢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何也知性也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之陰陽則知人之剛柔知陰陽剛柔則能諭父母於道而孝可以立身如此則四海之內同

一愛敬級來動和敏孰加此

天敘五典通行萬世而人鮮行何也有達德而後可
以行達道也知仁勇人人同得故亦謂之達有德則
道行矣而復繼之曰行之者一豈三德之外別有所
謂一也噫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勇者強此
者也知此者誰與行此者誰與強此者誰與非性與
非天命與伏羲之未畫易也未有陰陽之名而健順
之理已函未有剛柔之名而動靜之理已具自伏羲
畫之曰一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十百千萬皆一也

堯舜禹又名之曰中有中則有上下有四方以至無
窮皆中也子思得吾夫子之的傳曰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曰至誠之道誠卽中也卽一也卽天命之
性也誠可以實言乎曰實固誠也而未足以盡誠誠
無對也而實則有虛爲對矣離之中虛坎之中實皆
誠也對實虛而誠則包虛實而無與爲對也是故太
極無對性無對道無對中無對誠無對無對卽一也
一乃萬之宗也無對乃有對之宗也知有三聖人一
性湛然與太虛同故曰生知彼學而知困而知者一

曰通徹無閒則猶聖人之湛然太虛也故曰及其知之一也行亦有三聖人純純皜皜從容中道故曰安行彼利而行勉而行者一曰如至其家則猶聖人之從容中道也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論知行而知仁勇三德益明猶以爲未也又以好學力行知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學而知味於知最近行而不倦於仁最近恥不若人於勇最近知斯三者則得所以用力之方故脩身治人治天下國家舉不出此嗚呼反覆此章吾夫子直以聖人之事望學者慮學者以聖人爲終不可及故指示之曰患不學而患不勉爾果能奮發磨勵其歸則一又教之曰用力之要當自近始學者一聞此訓醉而醒夢而覺踴躍直前擔荷茲事蚤夜黽勉弗得弗措使吾身與是書爲一卽知也卽仁也卽勇也不然良醫男以起死之藥疑而不肯服柰之何哉

五典天下所通行知仁勇天下所同得故皆曰達至哉達乎天地之元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洋洋如也淵淵浩浩如也吾於是觀達焉於是觀中庸焉於是觀

性命焉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萬之宗而無與爲對者也是故太極無對性無對道無對中無對誠無對無對卽一也一而非對乎曰一而二二而三以至十百千萬皆一也無對則有對在其中矣知有三生知者性之也湛然太虛也學焉困焉者一日通徹無間則亦可與生知者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行亦有三安行者性之也坦然大路也利焉勉焉者一日如至其家則亦可與安行者等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學者欲造此一平當自近始學而知味近知行而不倦近仁恥不若人近勇切近則非二物矣豈獨脩身哉治人治天下國家可也何也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炯然不可亂者則一也經常也萬世常行也九經論脩身尊賢親親與上文相貫上文先親親而後尊賢上恩也此先尊賢而後親親上德也各有攸當也大臣以敬言體貌貴隆也羣臣以體言情意貴親也各有義也庶民視之如子百工則來之而已末不勝本也諸侯近於遠人今先遠人而後諸侯柔遠能邇也九經必始於身身也者

其親親尊賢之標準大臣羣臣之表儀庶民百工之
宗主而諸侯遠人之所觀瞻乎道立云者以人治人
人道于是乎立也又得賢人爲輔則所立愈不惑矣
然後施諸家則親愛洽而諸父昆弟之怨消矣用諸
朝廷則君臣不疑而明良之歌作矣羣下歸美而天
保之雅興矣推諸天下則仁化流行而勸相之俗成
矣農末相資而貨財之源裕矣達諸遠方則四夷慕
義而中國尊矣庶邦丕享而德威昭矣子思旣言明
效大驗如此又從而敷衍之使夫人知九者之經無

一而非中庸也禮本于太一而獨以齊明盛服爲言
衣服非粗淺太一非微妙也上衣下裳精義入神也
非禮勿動寂然感通也此中庸之見于脩身者也是
非不兩立邪正不兩存聽讒者必不聽忠好色者必
不好德重利者必不重義故必去讒必遠色必賤貨
則純于天理而邪不干正矣此中庸之見于勸賢者
也人情不甚相遠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我之昆
弟諸父不豐其祿位其謂我何哉然祿位可豐也而
好惡不可私遵道循義眾所好也亦昆弟諸父之所

同好也怙勢作威眾所惡也亦昆弟諸父之所同惡也不徇其私情之好惡而一順其公心之好惡是之謂同夫然後恩不掩義義不廢恩而親愛可長久矣此中庸之見于勸親親者也官盛任使則爲屬者各分其職而爲長者不必親細務之勞忠信重祿則不但君臣相與以誠而又爲士大夫養廉之地此中庸所以爲大臣羣臣勸也時使薄斂旣使之有餘力又使之有餘財使於農民者寧過于優也日省月試固不可屯其膏亦不必濫其賞施于末技者亦惟其稱也此又中庸所以爲百工百姓勸也來不拒去不追其善也可嘉故不隕厥問其不善也可矜故不殄厥愠一以撫柔之道待之而未嘗以中國之禮繩之也廢絕者存之危亂者扶之朝聘之禮四時行焉厚往者萬福攸同薄來者不寶遠物所以曲盡夫時義之宜者蓋不敢以遠人例視之也此又中庸之見於柔遠人懷諸侯者也自修身以下止有遠人諸侯不用勸字餘六條皆曰勸味此一字而聖人之心可見焉又發明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性是也率性則

經正而庶民興矣不然則拂其天而人欲肆行曰吾有術以駕馭斯世經可無用也幾何而不率天下之人爲禽獸也吁儒者學爲世用經之一字其可不精講乎

齊明盛服非禮勿動所以脩身也又曰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夫論君子之德必觀其動者何哉人心之動最於動容而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微之一字厥指深矣一起居出入動之微也一步趨坐立動之微也一俛伏拜

興動之微也一交際酬酢動之微也人心本寂然不動而感物則不能不動其動也常于幾微而驗之凡顯設於宗廟朝廷之上者卽其積習於居處燕閒之時者也發見於大賓大客之前者卽其伏藏于屋漏閭室之內者也故詩之美刺每于容貌之間覘人之得失而左氏所載凡禍福休咎亦每于是占焉豈非一動之頃皆其中心之所形見而吉凶悔吝之生乎動者有非偶然之故也動非一端而皆歸于禮以禮而動則威儀容止無往而不合于道不以禮而動則

進退周旋無適不違乎理禮者天理之自然毫釐不可加損者也顏子問仁之目夫子告之以非禮勿動而大壯之象亦曰君子以非禮弗履履必以禮而後爲壯動必以禮而後爲仁禮之切于脩身蓋若此雖然中庸論脩身以禮而必先之曰齊明盛服何也服身之章也而所以稱是服者則以其有齊明之德也齊明二字義則一爾齊者必明明者必齊記曰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齊戒精明之德寓見于身章服飾之間然豈獨服而已哉紘緹冕弁以爲首容佩玉衡牙以爲形容錫鸞和鈴以爲升車之容璧琮圭璋以爲祭祀之容登降揖遜折旋俯仰莫不各有其容衰經則有哀戚之容甲冑則有不可犯之容若是者豈徒外貌云乎哉皆齊戒精明之德所發見也齊戒精明卽吾之本心也故方其未動也吾亦不知其所以然及其既動也吾亦烏可得而已吾惟周旋乎禮之內而不敢少越乎禮之外至於和順積而英華發仁義充而生色益黃中通而四支暢何往而非禮哉每觀檀弓載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

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夫喪除而受弔其爲禮亦難矣哀甚則太過不哀則不及今深衣練冠服有禮也待于廟位有禮也垂涕洟容有禮也故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合矣乎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合何所合中何所中于此可以觀禮矣禮雖亡而義可起以義起禮故動無不中其中也固未可以語動容周旋中禮之盛德然其爲中則一也一動之中中也無一動之不中亦中也茲所以見禮之無不在也如以一動之中不足以言中則禮之周流于事物閒者亦狹矣是故聖人之禮卽常人之禮也由一動之中而至于無一動之不中斯所以爲聖人也已而豈他有高妙奧深奇特之事哉乃若曾子子貢修容之事則吾有疑焉何疑爾疑記禮者指爲盡飾之道似未足以究曾子之心也夫容非可修也尤非可飾也記者徒見入廡之後闔人辟焉涉內雷卿大夫辟焉以國君之尊猶降一等而揖焉則以爲曾子何以感人悟物其速如此意者修飾容貌而然也嗚呼使容而可修可飾也則子貢固已修之飾之

矣何爲閻人卒辭子貢而辟曾子也然則曾子所以能感動人物者何歟曰曾子三省之切蓋于是驗焉容之發也是動也心之省也是不動也入廢之時謂之省則可而謂之修飾則差矣曾子平生工夫專在省察故其將死也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與易賁戰兢之語同一原也而或者乃謂容貌顏色辭氣爲末戰兢臨深履薄爲本此何足以語道哉曾子唯一貫之妙其得力正在此此可與心通默識者言膠紙上之語者不

能進此也甚矣人心之動至可畏也彼懷姦以惑人飾詐以欺世若所謂象恭滔天足恭可恥令色鮮仁色厲內荏者此固不止于動心而已至于驕者易溢華者易落怒者易悻狂者易躁鬱者易慘悔者易沮慚者易泚一念之動已不能揜于容顏之間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吁可畏哉子路孔門高弟也聞乘桴則喜圍陳蔡則慍外境一移內心卽動在子路尙爾況其他乎然亦有資稟寬容深而莫測者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喜慍不形于顏面此非

學力之不動也天資之不動也乃若聖人之不動又
豈子文所能窺其門牆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者何也禮也中節者何也
亦禮也動卽不動不動卽動慟哭于顏淵之死出涕
于館人之喪若動而實不動也莞爾于武城之弦歌
喟然于曾點之舍瑟若動而實不動也迅雷風烈必
變恐懼修省之義也而有盛饌亦變色而作則雖一
飲食之微亦惕然如天變之臨若動而實不動也式
負版者致敬民數之義也而凶服者亦式之則雖一
遇哀之頃亦凜然如大祭之承若動而實不動也鞠
躬于執圭而愉愉于私覲屏氣于升堂而怡怡乎降
階斯須之暫變化不拘若動而實不動也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寄興于山梁之雉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感
傷于兩楹之夢或語或歌隨時而變若動而實不動
也故門弟子記夫子動容周旋中禮而曰溫而厲威
而不猛恭而安人見其爲夫子之動容而不知其爲
夫子之禮也諾陽貨見南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人
見其爲夫子之動容而不知其爲夫子之禮也吾又

嘗觀夫子之誨學者以禮矣曰知及曰仁守曰莊以
泄之言之次序有深意焉蓋世有聰達之人而秉德
或未粹是知及而未能仁守也亦有秉德已粹而臨
民或太簡是仁守而未能莊泄也知而守以仁仁而
加以莊可謂盡美矣又申之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嗚呼禮豈可以易言哉動豈易以合禮哉禮次于知
仁莊之後固教學者以禮也乃教學者以動也泄民
非動乎曰泄民動之一端也而動非止于泄民也大
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凡動于吾身者孰非動

者天下之動與吾身之動又豈有二哉夫不言而四
時行百物生皆天之動也地載神氣風霆流行庶物
露生皆地之動也人之一身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外
之四肢內之五臟皆與陰陽相爲流通故易之八卦
爲首爲腹爲足爲股爲耳爲目爲手爲口于以見陰
陽奇耦之畫未嘗不與吾身相應六爻之動卽吾身
之動吾身之動卽天下之動天下之動卽天地陰陽
之動而非有二也茲其所謂貞夫一者乎大傳又曰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

行典禮而先之曰見天下之動斯動也卽禮也非禮之外別有所謂動也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用也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禮若何而用禮若何而行達于見天下之動則可以用禮可以行禮矣達于天地陰陽之動卽吾身之動吾身之動卽天下之動則可以用禮可以行禮矣達于貞夫一之旨則可以用禮可以行禮矣嗚呼不于此則雖知及仁守雖莊以涖之聖人猶有不滿之意故曰未善也禮豈可以易言哉動豈易于合禮哉嗚呼知易則知禮矣

凡事者所該廣矣精粗細大皆是也豫則立前定則立也言未出而前定事未形而前定行未著而前定未出未形未著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是不睹不聞也可以觀中焉觀誠焉觀性焉道前定何也正謂中也誠也性也亙古常定無終窮也言行事亦道也學者用力之要何先曰慎獨何謂豫非安排較計之謂也誠立自然前定也安排較計者臨時未必不顛錯則不可以言定矣誠立而前定者精當而不差從容而

不亂如是而言矢口而言可也擬之而後言亦可也
如是而行直己而行可也議之而後動亦可也事也
道也亦莫不然此所以不跲不因不疚不窮也此之
謂豫此之謂前定先覺而非逆詐也中節而非臆中
也鏡中萬象非將逆也大明當空非私照也或曰道
與三者並列爲四何歟曰言行事固皆道也而道不
止於言行事也天地之間有形無形有聲無聲何可
究詰何可限量故包之曰道則無不該矣三才皆道
也鬼神亦道也萬物亦道也皆中庸也卽性命也

諫行言聽而後膏澤下于民苟不得乎君則民何以
被其澤所謂獲者非謂以非道悅其上也有道之獲
無求于上也朋友信之則上自信之矣朋友亦非以
私情相信也信道也以道相信者淡以成以私相信
者甘以壞二者固相反也何以取信于朋友實行素
修也何爲實行孝是也何謂孝誠是也何謂誠天命
之性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聽于無聲視于無形
孝子之誠天性也夫至于誠極矣而又曰明善何歟
本無誠之名也但有純質而已但無僞妄而已于是

強名之曰誠尙慮人之未達也又強名之曰善言誠則渾渾如也言善則渾渾者愈昭昭矣而又強名之曰明故誠身必自明善始善何待明有似善而實非善者楊墨之仁義鄉原之忠信不可不明也既論明勉不思之聖人乎何謂不勉勉以不勉也何謂不思思以不思也是謂從容中道是謂誠誠之者必明善然後能誠身一性本命有意斯昏意泯欲消炯炯自若惟明乃能擇善惟明乃能固執明者所以造乎誠者也此章亦慮學者以天道爲高遠以聖人爲不可幾及遂教之曰患不擇善爾患不固執爾果使精明剛健曰聖曰天其則不遠噫奈之何而不自勉乎自勉當如何下文所敘是也學何所學問何所問思何所思辨何所辨行何所行曰盈宇宙之間皆性命也皆中庸也皆誠也而皆備于我學者學此也博非不約惟博斯守約矣問亦問此懼其猶有未精故問不可不審思亦思此懼其猶或易差故思不可不慎辨亦辨此懼其猶或疑似故辨之不可不明行亦行此

懼其猶或偷惰故行之不可不篤五者最切于學者
之身皆當精擇而固執之學問思辨既知所擇而其
行也微差則亦不足以言擇矣篤行雖已堅固而學
問思辨一或少息則亦不足以言固矣故所貴乎誠
之者無時而可已也已則措不措是不已也今之學
者未識性命是以未識中庸學問思辨行一有未善
則措之而不復加勉是所謂畫也是所謂棄暴也是
所謂弗可彫弗可朽也至于此則他人何所用力乎
有能豁然而省憤然而作奮大勇立大志學不得則
弗措問不知則弗措思不得則弗措辨不明則弗措
行不知則弗措弗措在我不屬他人弗措則舉舉則
不難進雖有序不退卽進成雖有漸不虧卽成好如
好色心如金石志正如射期于必中心競如敵務在
必克果能是始可謂百倍其力矣始可以明其愚強
其柔矣始可以言誠之者矣

治民自獲上始獲乃有道之獲非諂事也獲上自信
友始信乃有道之信非利合也信友自順親始順乃
有道之順非苟從也順親自誠身始誠卽道也誠身

自明善始明則誠矣誠者天之道也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也生知安行者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擇善固執是也學知困知利行勉行者也何謂誠性是也釋者以實訓誠然有實則有虛坎中實離中虛中實誠也中虛亦誠也孟子言充實之謂美未大且化也誠則化矣故實之一字未足以盡誠善論誠者其惟求諸性乎性卽中也太極也人人所固有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精擇之篤行以固執之此皆率性而求盡乎誠者也學弗能弗措問弗知弗措思弗得弗措辨弗明弗措行弗篤弗措誠也不誠則措矣百倍其力弗措也措則非誠矣果能此道愚必可明柔必可強蓋氣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一性之靈大抵相近而無有不善患不力于誠耳既能弗措則變化氣質以復性命之正乃必然之理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者天命之性也誠不可傳可傳者明明卽性也不在誠外也卓彼先覺自誠自明不勉不思何其從容中非爾力得非可能此性之之事也至於設教以教

人則又當自明而誠如上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此性也此教之之事也教將以明性性明則誠至誠至則與性之者一也故下文申言之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以見教者之誠與性者之誠無以異也

自誠明謂之性太極分陰陽渾渾者自昭昭也性之者也自明誠謂之教陰陽一太極昭昭者亦渾渾也由教而入也教亦性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蒙齋中庸講義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誠之上加一至字猶言至德至神所以極形容之妙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非曰以誠盡性之謂也本有此性則本有此誠非自外來也不雜人僞順乎天則斯其爲盡性而已矣有毫髮之未純不足以言誠有毫髮之未明不足以言誠所貴乎聖人者全之

誠之而無少虧欠者也是性也非獨己有之人皆有之物皆有之同此一誠也類此於親之不葬非爲人此也揜不善於見君子之時誠諸中者也皆性然也故凡具此性者皆有此誠特爲妄所蔽耳妄去則誠存一反手之間耳聖人察乎此故必牧養之而勿使失性必保合之而各正性命是所謂盡人之性也雖然謂人同此誠可也謂物亦同此誠不已過乎吁盈宇宙之間皆物也大莫大於天地誠也所謂爲物不貳是也微莫微於一毫誠也所謂德輶如毛是也然則一毫之微尙有誠而況合萬有乎萬有非多一毫非寡也皆誠也皆性也聖人輔萬物之自然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與凡山澤虞衡皆有屬禁正所以盡其性也皆誠也贊化育參天地說者以爲盡性之功用殊不知盡天命之性則化育已行乎其中非別有所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不出吾性分之內非別有所謂參天地之妙也一誠而已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人之生也直安有所謂曲者曰有直必有曲無曲是無誠也惟曲乃能有誠也然而謂之其

次何也曰此誠之者也所以次於誠也致云者精求
密察無所不極其至也世人不達此誠之妙以渾然
質直爲誠而不知燦然明備之爲誠也以至一不變
爲誠而不知惟變所適之爲誠也以寂然靜止爲誠
而不知洋洋發生之爲誠也故申言之曰誠則形形
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嗚呼以形著明
動變化而論誠非洞達天人性命之奧深造中庸誠
一之境豈能至是哉又繼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然則曲能有誠及其變化則與至誠能化者無以異

也一中庸也一性命也學者讀此章當涵泳致曲之
旨而體之於身則得其所謂自明而誠者庶乎慎獨
擇善而知所用力之地矣

誠之至者性無不盡性者何也天命之謂性氣理具
焉孟子曰形色天性蓋天命人以形色而性未嘗離
也記曰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人物之生隨
所稟賦有純於清且厚者焉有純於濁且薄者焉有
混清濁厚薄者焉宜若甚不同也精而言之則得其
清矣然清反鄰于薄得其濁矣然濁反鄰於厚又何

其不甚相遠也故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夫惟其近且善也故好惡趨舍人所同也而物亦同君臣父子人所同也而物亦或同孝養祭享人所同也而物亦或同夫其所以有是靈明不昧者皆天命之性也天生聖哲出爲人物之宗主則窮理盡性至命非天下之至誠者不能經傳所載曰成性節性彌性養性云者是所以盡己之性也至於克綏之而若有常性牧養之而勿使失性保合之而各正性命則又所以盡人物之性也是性也本無已與人物之別也人有太極物物具太極人物之太極卽我之太極太極在我則化育已行乎其中非別有所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不出吾性分之內非別有所謂參天地之妙也一言以蔽之曰至誠而已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謂誠之者次於至誠也致者推而極之也人之生也直安有所謂曲哉曲猶曲禮之曲也曲乃所以爲誠也誠者充滿周徧無乎不在質誠也文亦誠也顯誠也微亦誠也止誠也行亦誠也常誠也變亦誠也故申言形著明動變化而斷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然則曲能有誠及其變也則與至誠能化者無以異也何也一性命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上章之前定此章之前知一也誠之所至自神自明何幽不格何微不燭書所謂一日二日萬幾易所謂幾者動之微幾有善有惡善惡之幾卽興亡之幾也故不待升平隆盛而後謂之興不待極弊大壞而後

謂之亡昧將之一字微有兆朕故謂之將人未覺其興亡而至誠者則知其將興將亡彼未覺者只緣此心昏昏所以不識善否之幾誠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直如天之將雨驗於山川之雲所謂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精神氣象自有感觸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誠與不誠耳合於誠者謂之善善卽祥也卽其所由興之萌也悖於誠者謂之不善不善卽妖也卽其所由亡之兆也至誠如神誠卽神也非誠之外別

有所謂神也然則將亡者可轉爲興乎曰患不誠耳夫苟至誠則幾之將然者皆在吾神明變化之中矣此之謂自作元命誠之所至自神自明微有兆朕謂之將國之興亡人未之覺也惟至誠者於妖祥幾微之間已知其將焉見著龜動四體精神氣象孰得而揜之禍福天也善不善人也將而先知者一性之靈炯然與天命流行之中者不可誣也然則將亡者可轉爲興乎曰患不誠耳誠則皆在吾闔闢變化中矣故曰如神誠外無神神外無誠

天道之神所以能體物者誠一之至未始離於物也至誠與天道相似故神神而明之所謂格物也物格而無不明則善不善之將然者無所潛於隱伏矣

蒙齋中庸講義卷四

宋 鄴 袁 甫 廣 微 撰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卽道也非二物也自成自道豈有所爲哉循乎天則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間也誠成通誠者物之終始舉天地閒皆物也有是物則有是誠終而始始而終

蒙齋中庸講義

卷四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循環無端豈有盡際周徧彌滿略無少罅曲折變化莫非天則此物之終始也不誠是無物也故君子誠之爲貴非特己有是物舉天下人皆有是物一草木一蟲魚皆有是物物卽誠也人之言曰成己在先成物在後今日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然則先仁而後知乎噫道心大同孰先孰後不明乎物奚以成己不明乎己奚以成物成己固仁也言仁則知在其中成物固知也非仁則豈能與物無閒故曰性之德也仁知雖異名其爲天命之性則一知者知此仁者仁此

析之曰仁知可也總之曰德性可也性之德三字不可不涵泳有此性則有此德實然之理也仁所以成己知所以成物非實乎良其背不獲其身何者爲己行其庭不見其人何者爲物內不見己外不見物果實乎非虛非實莫非虛實非內非外莫非內外故曰合外內之道不可以執一論故曰時措之宜時云者時中也自成自道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誠者物之終始天地大物也陰陽寒暑終而始始而終皆物也山川鬼神百物之產終而始始而終皆物也人又物之最靈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終而始始而終皆物也若是者皆具形氣皆屬性命皆有終始皆物也則皆誠也不誠是無物也雖粲粲井井於吾前而我乃日用而不知則猶無物也故君子誠之爲貴以此成己則謂之仁以此成物則謂之知仁知皆謂之德性何內何外故曰合內外之道事事皆性命物物皆性命在在皆性命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故曰時措之宜時卽中庸也無偏無倚無過不及時時常中之謂時噫此章愈可以見性命中庸之蘊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天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天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天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無息二字最不可不玩味惟其無息所以不息而行道者或有时乎息焉則非誠矣不息所以可久久則必有徵驗有徵驗則自然悠遠自然博厚自然高明又言載物覆物成物卽物之終始也天地物之大者又何謂配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卽易簡故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氣卽道義故也我與天地相似故亦

曰配天地可指實而言也悠久而曰無疆果何物也
謂無疆爲不見不聞則天地可見聞也天地雖可見聞
而天之所以高明地之所以博厚吾亦不知其所以
然也又贊之曰如此則不待見而自章不待動而自
變無所爲而自成又贊天地之道曰其爲物不貳則
其生物不測貳則有閒有閒則有限有限則易窮不
貳則無息無息則無際無際則不測又贊之曰天地
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雖曰一言可盡
然累言又不能盡也下所言天地山水乃極言無息

之妙也中庸之道有顯微而無顯微也有小大而無
小大也有高下而無高下也有遠近而無遠近也以
至廣狹厚薄深淺多寡無不皆然此未有天地以前
渾全之太極也故天斯昭昭之多非始小而終大也
蓋所謂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固自具於斯昭昭
之中而指斯昭昭則覆物之無窮已在是矣地一撮
土之多非始薄而終厚也蓋所謂載華嶽振河海萬
物載焉固自具於一撮土之多而指一撮土則載物
之廣厚舉在是矣山一卷石之多非始卑而終高也

蓋所謂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固自具於一
卷石之中而指一卷石則山之廣大舉在是矣水一
勺之多非始淺而終深也蓋所謂鼃鼃蛟龍魚鼈生
焉貨財殖焉固自具於一勺水之中而指一勺水則
水之不測舉在是矣由是言之藏至大於至小而小
所以爲大也藏至厚於至薄而薄所以爲厚也藏至
高於至卑而卑所以爲高也藏至深於至淺而淺所
以爲深也謂之藏而非藏也微所以爲顯也隱所以
爲見也不睹不聞所以爲睹聞也獨所以爲對而一
所以爲十百千萬以至於無窮也此悠久無疆之義
也此所以貴於不息也是故致知非真知則爲徒知
不知而力行則爲冥行何者不真識天地山川則不
識誠不識誠而漫曰吾孳孳不已焉吾恐斯昭昭撮
土卷石勺水皆非真者雖窮年之力窮終身之力其
所到亦非中庸之道也如能識其所謂天地山水則
自能識誠旣識誠則雖欲息也其可得乎而或者亦
有略識其真則是斯昭昭撮土卷石山水已有以窺
之矣而立心不純用工不繼自止自畫則何以至於

無窮不測廣大廣厚之極致也然則不知而冥行與不能行其所知者皆不足言不息也皆不足言至誠也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見窮理盡性至命者惟文王足以當之文王卽天也故詩人配偶而言之於歎辭也穆美也歎息而言美矣哉天之命乎何其亙萬古而無終已乎子思於是斷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亦歎辭也不顯顯也文王豈不甚昭顯乎何其純乎純而無一毫之閒斷乎子思於是斷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而又申言之曰純亦不已言文王之純卽天命之不已也曷謂純曰不識不知是也學者欲識誠當玩味無息二字惟其無息所以不息道本無息而行道者或息則非誠矣不息所以可久久則必有徵驗有徵驗自然悠遠自然博厚自然高明又言載物覆物成物卽物之終始也天地物之大者也配云者猶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卽易簡也我與天地相似故亦曰配天地可指實而言也悠久而曰無疆果何物也噫可指實而言者是可以言盡也道可以言盡乎故謂之無疆無疆之語旨哉善言誠

嘗曰弗措也不已也無息無疆也如此而已如此則
不待見而自章不待動而自變無所爲而自成又贊
天地之道約以一言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何謂不貳太極也易之一畫也不二者二之所從生
生生不窮以至於十百千萬孰得而測之何也同此
物也爲物者此也則生物者亦此也物者何誠是也
不誠無物也以一言爲未盡又累言贊之曰天地之
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皆贊歎之辭也下
所言天地山水皆有及字天豈積斯昭昭而後及於
無窮也耶地豈積撮土而後及于廣厚也山豈積卷
石水豈積一勺而後及於廣大不測耶非然也未有
天地山水以前已有此無窮已有此廣厚已有此廣
大不測及夫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固已微之顯也薄
之厚也卑之高也淺之深也萬古一日而已斯昭昭
之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至顯也然而至顯
者卽至微也一隙之明不謂之天可乎撮土至薄也
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至厚也然
而至厚者卽至薄者一簣之進不謂之地可乎卷石

勺水至卑淺也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龜鼈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至高深也然而至高深者卽至卑淺也一卷一勺不謂之山水可乎由是言之未有微而不顯者未有薄而不厚者未有卑而不高者未有淺而不深者亦在乎無息而已詩述天與文王皆發歎而言之涵泳此處令人感動中庸一書惟善讀者知之或言性而不及命知其爲言命也或言命而不及性知其爲言性也或不言性命而言天地萬事萬物之理知其皆性命也今此章援詩爲證則兼說性命最爲明切曰於穆天命又曰文王之德之純天命與德性配偶言之又斷之曰純亦不已則知德性之純亦天命之不已性不離命也命不離性也渾渾乎一誠而無二也噫子思可謂深於性命矣可謂妙於論誠矣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

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章極力形容至誠之道也旣曰大哉又曰洋洋又
曰優優無非發揮此誠也萬物之生育皆天地之造
化也而曰聖人之道何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
成萬物而不遺不可一日而無聖人也故聖人在上
則山川草木鳥獸魚鼈無一物不得其所聖人洋洋
優優之大道海涵而春育之也孔子之稱堯曰大哉
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季札觀韶
樂曰大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大與天同故曰峻極于
天天之所以覆物者此誠也聖人之發育萬物亦此
誠也此其所以爲洋洋優優也夫洋洋優優之大道
尤於禮乎見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經禮曲禮皆誠
也皆天也非人之所爲也而曰待其人而後行何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禮者天所秩用斯禮者人
也卽天也非人以私意僞爲也大哉禮乎上際下蟠
何往非禮古往今來何物非禮因考之室則有奧阼
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皆禮

也郊社以仁鬼神嘗禘以仁昭穆饋奠以仁死喪射鄉以仁鄉黨食饗以仁賓客皆禮也故孔子語門弟子曰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又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是故明乎禮則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皆在是矣明乎禮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皆在是矣何者天此禮也人此禮也卽性命也卽道也治己此禮也治人此禮也卽修道也卽教也禮之有品節卽中也有節而可樂卽和也中和一理也三千三百之儀洋洋乎廣大無際者卽天地之所以位也卽萬物之所以育也天地萬物一致也中庸之書首句雖止言性命而不言禮至此則知所謂窮理盡性至于命者皆禮也學者不可不以禮觀中庸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道曰德名有二耳德至於是而道凝於是果有二也天命之謂性率此則爲道得此則爲德德者得也實得於己萬變莫傾故謂之凝苟非實有諸己則雖曰得道未至於堅凝貞固猶未保其不失也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命卽道也道凝則命無不凝也一元之

氣生於春長於夏成於秋至冬則堅凝易曰陰始凝也元亨利貞之四德卽春夏秋冬之四時故堅凝貞固於時爲冬於德爲貞是道也天道也性命之道也中庸之道也中庸卽禮也子思論禮而及於道德正夫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也自此以下多說禮學者當會通而觀之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德性而又曰道問學何也蓋世有抱負粹美之質而無師友磨礱之功終至於卑陋而不光明者矣

是問學不明固非能尊德性者也然至於攻覈參訂極其詳博自以爲得聖賢之學而於本有之德性未能洞徹融通則所謂問學者非真問學矣致廣大而又曰盡精微何也蓋世有規模闊大而忽略於節目纖悉之間者其弊將汗漫而不知底止是精微不盡固未足以語廣大也然至於一事一物較計微芒自以爲有文理密察之功而未能先立乎其大者甚而流於支離苛細之弊則所謂精微者非真精微矣極高明而又曰道中庸何也蓋世有識見超卓之人高

視物表而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矣是不依乎中庸固未足以語高明也然至於所志所行不出於步武尋丈之間遂自以爲中庸不過於此而性命道德乃漫不加省則所謂中庸者非真中庸矣噫孰有知德性中庸本不相離者乎德性者問學之根基問學者所以發揮其德性故德性尊於此卽問學由於此無二致也此中庸之教也孰有知廣大精微本不相離者乎大宇宙而一物不遺細入毫髮而天地在內故廣大致於此卽精微盡於此無二致也此中庸之教也孰有知高明中庸本不相離者乎堯舜之道只在徐行後長精義入神只在日用常行高明極於此卽中庸由於此無二致也此中庸之教也以至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莫不皆然新故亦非有一致也新卽故故卽新也日月萬古如故而光輝萬古常新豈有兩日月哉彼蹈常襲故而不知神明變化者固未免滯而不通亦有脫去拘泥之病而不肯率由乎典常者又不免蕩而無法善學者始終如一緝熙光明不離乎故而日新又新此亦中庸之教也禮之於人

也猶酒之有麯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厚與禮實相
關也有敦厚之質者必不流於浮僞之弊此其所以
可學禮也若爲人重厚而無禮以節文之不幾於瞽
之無相歟故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
不立無文不行此亦中庸之教也總此六句以崇禮
言於後愈見夫道德性命一貫之禮其歸不出乎禮
也是故居上而好禮則驕盈無從而生爲下而循禮
則倍畔無自而作不驕不倍上下咸宜皆中庸也處
有道之世則諫行言聽而足以興人之國處無道之

時則危行言遜而足以自保其身引詩仲山甫明哲
之語以言所以能保身者乃吾之明哲能見幾而作
故也夫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曰天下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此聖人教人以進退出處之大致也然
則國無道惟有奉身而退卷而懷之耳今乃曰默足
以容者何哉噫茲其所以爲中庸之道也吾夫子嘗
有言曰邦有道危行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蓋亂世
危言則禍必及身曰默曰遜非中庸乎夫子又嘗自
爲委吏乘田矣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亦惟安於

義命而已若夫高蹈邱園隱居求志如蠱之上九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固將以待天下之清又有爲時
而出殺身成仁如比干之直諫而甘心就死此又因
地位而爲之中庸之道非執一者所可爲也賢者可
俯而就不肖者可企而及是之謂中庸

大字已足以形容此道猶以爲未也曰洋洋乎發育
萬物峻極于天蓋言彌滿六合生育無邊此所以爲
大也又曰優優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蓋言曲盡變
化至纖至悉者乃大之實也待其人而後行于思每

提起人字使識人之所以爲人者其旨深矣何謂人
下所言至德凝道者是也德不至則道不凝惟實有
諸己則堅凝而不變斯人也其盡人之所以爲人者
歟是故君子而下皆敷暢此旨尊德性而道問學德
性者問學之根基問學者所以發揮其德性兩者不
相離惟君子兼盡之所以貫天人之道會性命之極
也致廣大而又曰盡精微何也言兩者不相離也君
子知廣大中自有精微精微乃所以爲廣大鸞飛魚
躍言其上下察也極高明而又曰道中庸何也亦言

兩者不相離也惟君子知高明中自有中庸中庸乃所以高明夫婦之與知能行所以爲聖人之不知不能也新與故亦不相離日月萬古如故而光輝萬古常新知新固不出乎溫故之中然徒守故常而無緝熙光明之益何新之有淡而不厭乃所以爲新也厚與禮亦不相離禮之于人也猶酒之有漿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非篤厚者固不能學禮然有美質而無禮以昂節之不幾於野乎簡而文乃可貴也此五句皆舉兩端相對而言舉兩端則中在其中矣夫子嘗

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前旣言禮儀威儀此又以崇禮終之道以禮爲的禮以中爲的禮卽中也卽誠也是故居上而好禮則不驕爲下而好禮則不倍處治世以禮則言足以興邦處亂世以禮則默足以保身又引詩大雅以見明哲保身之義或曰保身以緘默皆中也身也者父母之遺體求生害仁故失天則輕捐遺體亦非中庸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正爲小人無忌憚之中庸而發此論也世間愚賤之人所以敢於自用自專者固其資稟氣習之使然亦由見識昏闇自謂我欲行古道而世俗不識反謂我爲非此見一定遂爲痼疾終其身不可解嗟乎居今反古寧不可嘉然所謂古道者特未易言耳夫中庸之道古道也合天下之智以爲智而不自用其智

合眾人之功以爲功而不自專其功所謂善世而不
伐勞謙有終茲豈非中庸之道乎今以愚且賤而乃
自用自專變今之俗違古之道自招裁殃尙不知悔
之人也正所謂反中庸者也故聖人深鄙之且夫議
禮制度考文惟天子乃可爲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則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萬古不易之道也彼何人斯
輒敢反古之道此端一啓將見天下紛紛乎不可定
矣豈天無二日之謂乎孔子之作春秋所以能使亂
臣賊子懼者無他惟尊王而已矣故其書法必以王

繫人心而同風俗吾夫子念念不忘周正爲此也夫制禮作樂必有天子之德又有天子之位乃可爲耳有德而無位有位而無德皆不敢作禮樂何則禮樂之道與性命通性命雖人之所同而能盡性立命者幾何人哉不能盡性立命則於禮樂乎何有是故有可以作禮樂之德又有可以作禮樂之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人也至於吾夫子雖備天下之大德而不居天下之尊位故制作不見諸行事而禮樂僅託諸空言人以爲夫子之窮而在下視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達而在上者若不同也而吾以爲無不同也何也兩君相見之盛典與在畎畝之中事雖不同其爲禮樂相示則一也得時得位而形於制作與有德無位而不敢作禮樂者隱顯雖殊而其道則一也蓋所謂不敢作者非置禮樂於無用也特無位以行之故不能施諸朝廷放諸四海耳若夫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何嘗斯須去身也故繼之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也日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曰吾能徵曰吾從周夫子體太一之妙洞性命之理無一念不在禮樂無一日不講禮樂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欲以正名爲先其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陳恆弑齊君夫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凡此皆興禮樂之規模也聖人固未嘗專執夫不敢作禮樂之說而坐視天下之淪胥以敗也非特如此而已從周之言雖未嘗參用夏殷之禮及其答顏淵爲邦之問則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損益四代之禮樂亦未嘗執一焉夫道無方所無體質在在有中庸在在有禮樂故聖人之論禮樂也錯綜其辭不膠于一始而曰經禮曲禮申之曰非天子不議禮又合而言之曰不敢作禮樂又不兼言樂而專論夏殷周之禮皆所以明夫不可執一之道也王天下有三重焉諸家說三重各不同愚謂三重只當本上文之旨蓋夏殷周三王之有天下也皆以禮爲重夏禮殷禮周禮上文列

此三者而繼之以三重則是王天下者所重在禮固
三代之所同也嗣三代而有天下者苟能明此三重
之意庶幾可以寡過乎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惟
中則不過過焉者皆非中也聖人不敢言無過而止
言寡過此其謙謙不自足之心卽所謂禮也上焉者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
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此當于細玩味經旨上謂達
而在上者下謂窮而在下者如夏殷之禮可謂善矣
然歷時既久文獻不足雖欲考證而語焉不詳人孰
信之至吾夫子雖善於禮然不得尊位道不可行方
且毀於叔孫圜於陳蔡歷聘諸國老死而卒不遇以
是知德位不可以闕一也君子之道而下其諸有位
以行其德者乎本諸身旣無愧矣然驗諸民而未信
是我猶有可議也猶有未契於中庸之道也徵諸民
不過施之當今耳苟徒合乎今而未合乎古是吾之
所行視三王猶有舛也猶有虧於中庸之道也然三
王乃人道苟合乎人而未合乎天是吾猶未能與天
地合其德猶未能與鬼神合其吉凶猶未致極乎中

庸之道也夫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可以止矣猶且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歟豈
百世聖人之道又有出乎天地鬼神之外者歟又有
妙於中庸者歟曰非然也言三王而又言天地鬼神
似有天人之別也或者不察則謂三王爲淺近天地
鬼神爲深遠歧天地人而二之於道大有害子思子
遂於天地鬼神之下又申之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則天地鬼神也聖人也何幽何明何深何淺何遠
何近洞然一致何有疑惑此所謂中庸此所謂性命
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言此道通天人決知
天之無異乎我故謂之知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言此道通古今決知聖人之無異乎我故謂
之知人是知也非有高深幽微不可測度之神也不
過曰中庸而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卽上天之無聲
無臭愚不肖之與知與能卽鬼神之不可見不可聞
造端乎夫婦卽察乎天地能盡其性卽可以贊化育
昧者梏於形體之異但見天地自天地鬼神自鬼神
人自人所以不能知人亦不能知天旣未能知安得

質諸鬼神而無疑安得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惟明
道之君子讀天命之謂性則知性不離命命不離性
讀率性之謂道則知天不離人人不離天讀修身之
謂教則知物不離己己不離物此之謂一此之謂誠
此之謂中庸中庸無方所無體質事事有中庸物物
有中庸在在有中庸所謂知天者以此而知也所謂
知人者以此而知也夫惟中庸之道愈久而愈無弊
如其有一毫之偏則目前雖未遽見其害久久未有
不弊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
爲天下則看三箇世字見得世世可以常行非若一
偏一曲之小道僅爲一時之可觀而已大凡言動有
毫釐未盡善處則不可以爲世之法則古人雖是小
節亦無往不致謹道無小大無眾寡皆不可慢稍有
不謹卽招悔尤眾所觀瞻豈容掩覆吾非欲爲人之
觀瞻而後謹也亦非欲爲人之法則而後謹也道自
不容不謹也是故惟明於至誠慎獨之學者然後其
言動可以爲世法後世賢者或負其高明之資以爲
小節不必拘泥是以言行之閒不耐檢點殊不知一

動不謹一言不應人皆得以議其後況望其爲世道
爲世法爲世則豈可得哉嗚呼盍亦反求其所謂知
天知人者乎如果能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則天人之道盡備於我言行之閒安有玷
闕惟其未明夫中庸天人之道所以披實者皆泥紙
上之陳言談妙者昧經世之實用各墜一偏而未底厥
中宜乎言而易失行而易弊不足以望古人之純全
也子思子探其本於知天知人而後繼之以言行法
則之論厥有旨哉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此語尤
更警省學者夫遠難乎其有望也非真如玉之在山
珠之在淵安能有望近難乎其不厭也非真如桑麻
之可衣穀粟之可食安能不厭詩言令聞令望又言
萬民所望大凡人有素望者雖不待發見於容貌聲
氣之閒而已足以感人動物雖不朝夕與之薰染親
炙而四方萬里同心向慕有不期然而然者此所謂
遠之則有望也子問公叔文子於使者使者對曰夫
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
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夫子有疑焉蓋謂近之不厭非

有盛德者不能爾而公叔文子則固未足以進此也
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而子
思復發明早有譽之辭學者讀到此皆疑君子不當
有求名之心加一早字則又似有汲汲惟恐少緩之
意毋乃啓人要譽之念乎曰不然此正所謂君子之
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者也若不觀諸徵驗何以見吾
之實德今人每謂人之毀譽何足恤殊不知古人用
心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沒世而名不稱則君
子以爲深疾易曰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苦不自知不觀諸民則何以爲吾之徵驗也故丁寧
其辭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言
不如上之所言而能蚤有譽者萬萬無之其欲人之
猛自省悟如此此中庸至緊至切之教也

愚賤之人自用自專冒焉變今之俗還古之道自取
禍哉必矣議禮制度考文天子事也而豈愚賤者可
爲也今指當時也周室雖衰典禮未墜所謂車之同
軌書之同文行之同倫尙足以繫人心而一風俗有
如制禮作樂必德位兼全乃可爲耳吾夫子有德而

無位雖不敢作禮樂而未嘗不學也夏禮不可攷證
殷禮雖存而不用惟周禮乃時王之制吾嘗學之矣
所從者周而已矣三重者謂夏殷周皆以禮爲重也
明此三重之義以禮制中其可以寡過矣乎上謂達
而在上者下謂窮而在下者如夏殷周禮雖善然無
所攷證如孔子雖善於禮然不在尊位則皆無以使
人之信從正以德位不可闕一故也君子之道以下
其諸有位以行其德者乎言時王也繼周而王者亦
是也本諸身固無愧矣又當以庶民爲徵驗民苟弗
信猶未也民信矣宜於今不合於古猶未也三王人
道也合乎人不契乎天猶未也至於建天地質鬼神
可以止矣猶曰俟聖人何歟豈聖人又有妙於是者
歟非然也於天地鬼神之下復申言聖人者正所以
貫天人於一致也又繼之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
也言此道通天人決知天之無異乎我故謂之知天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言此道通古今決知
聖人之無異乎我故謂之知人所知何知也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卽上天之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之獨卽

鬼神之不可見不可聞知天者以此知人者亦以此
知無所知故無不知使其有知則不能知因言百世
不惑又接世字以申明可傳可繼之義動爲世道行
爲世法言爲世則遠而爲人所仰望近而爲人所不
厭射引詩振鷺之章以明不如此而能蚤有名譽者
未之有也噫君子豈有求名之心哉名亦性命當
然之理耳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
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夫子天縱之聖卽是堯舜何必祖述卽是文武何必
憲章然聖人之心未嘗見己之爲聖若見己之爲聖
卽非聖人聖人謙謙然常自以爲不足一則曰我非
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二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
敢抑爲之不厭云云以此知大聖人未嘗不好學未
嘗不以古人爲法堯舜之稽古文武之繼述皆此道
也而謂天子獨不然乎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律法也

襲因也堯舜文武之道不出中庸天時地理不越中庸中庸卽陰陽也卽性命也卽誠也卽一也天時水土能外陰陽性命乎能外誠一乎從天命之謂性一句若真是透徹則仲尼一章不待句句解說自有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者矣學者但當看律字襲字聖人未嘗有一毫私意無非順天地之自然所以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若有一毫私意豈能與天地相似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若有一毫私意豈能與四時日月相似錯行代明不可不玩味四時日月一陰陽也陰陽一中庸也人第見日昃晝月昃乎晝夜往來不窮而不知中庸則一也人第見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相更相禪以成歲功而不知中庸求之不見其始窮之不見其終往而復復而往新而故故而新只此便是中庸何必別求所謂中庸若於錯行代明之外更求中庸之妙則大誤矣喜怒哀樂未發只在錯行代明中及其發也亦只在錯行代明中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只在錯行代明中溥博高明悠久無疆亦只在錯行代明中非特此也愚

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只在錯行代明中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亦只在錯行代明中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只在錯行代明中位天地育萬物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亦只在錯行代明中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千變萬化不出乎陰陽剛柔仁義之外且夫陰與陽若相反剛與柔若相反仁與義若相反然而實未嘗相反也太極未判渾然至一太極既判不可相無陽而無陰可乎剛而無柔可乎仁而無義可乎惟其不可相無也故有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剛中之柔柔中之剛仁中之義義中之仁其代明其錯行也所謂四時五行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此所以生生而不窮此所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人有五官配五行食五味別五聲被五色而陰陽剛柔仁義具乎中而又有聖人者焉出類拔萃備道全美肅又哲謀聖人之德上應雨暘

燠寒風之時肅焉而時雨順之又焉而時暘順之也
焉而時燠順之謀焉而時寒順之聖焉而時風順之
其謂之時也正所謂錯行代明周流不窮各當其節
而不相陵犯之謂也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各得
清和任之一偏而皆不及吾夫子之集大成吾夫子
之所以集大成者惟其時而已可仕則仕可止則止
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安行乎時義之當然而意必固
我一毫不立此所以始終條理金聲玉振卓乎爲羣
聖人之冠者只是時之一字耳其謂之時也卽所謂
中也聖人備陰陽剛柔仁義之全上配四時五行以
爲五典五禮之宗主五者何也中也五服五章五刑
五用皆五也卽中也鄉遂之制自五家爲比始軍師
之制自五人爲伍始皆五也卽中也卽九疇之居中
也卽八卦之虛中也河圖洛書八卦九章卽所謂並
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也卽所謂四時錯行日月代
明也卽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性命之理固不在陰陽
剛柔仁義之外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德本無大小
之別然未嘗無大小之名或小或大何往非德川流

敦化正所以見德之渾融周徧無乎不貫與錯行代
明並育並行固一義也熟味此兩句反而觀夫斯昭
昭一章可以油然而自得也矣斯昭昭一撮土一卷石
一勺水正所謂小德川流及其無窮及其廣厚及其
廣大及其不測正所謂大德敦化其流也一息不停
其化也萬古不變一息不停者亦萬古不變萬古不
變者亦一息不停何小何大渾乎一貫敦化二字不
可不玩味坤厚載物乾健不息備乾坤之德故謂之
敦化故能生生不窮子思子斷之曰此天地之所以

爲大也此章全是稱頌孔子合云此孔子之所以爲
大乃曰天地之所以爲大何也嗚呼天地非孔子乎
孔子非天地乎是可以加一毫之擬議乎

夫子卽堯舜也何待祖述卽文武也何待憲章於此
見敏求不厭之心焉律法也襲因也天時有生地理
有宣法之因之而已何識知哉物有彼此則有區別
有區別則有取舍惟夫子則猶天地之涵育萬物無
有彼此何物不持載何物不覆疇物相錯則易差相
代則易亂惟夫子則如四時日月錯行代明何終何

始物之成也並則爭爭則害道之行也並則敵敵則悖惟天子則融貫變通並育並行無適不可德本無大小之名然亦未嘗無大小之別小德則川流大德則敦化其流也一息不停其化也萬古不變萬古不變者亦一息不停一息不停者亦萬古不變此章專頌孔子合云此孔子之大乃曰天地之所以爲大何也噫天地非孔子乎孔子非天地乎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反覆贊詠聖人與天地爲一處自古聖人者首曰聰明亦曰智勇亦曰睿聖臨蒞天下非聰明睿知則何以照燭萬微鼓舞羣動此所謂生知天縱之資非可以學而能也故謂之至聖腦頭上將一聖字貫下

面數句所謂有容有執有敬有別皆從聖字來寬裕
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十六字如何兼
得而聖人乃備於一身聖人非於用柔之時曰吾不
可不寬裕溫柔非於用剛之時曰吾不可不發強剛
毅也以至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皆自然中節非有意
爲之若使一毫有意卽不是中庸卽不是聖人聖人
所以不可及者如一元之氣運行周流春自然和夏
自然暑秋自然涼冬自然寒正所謂錯行代明正所
謂並育並行聖人之盛德惟一時字可以形容故孟
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然所謂時者豈有意爲之哉
天無意聖人亦無意其容也自然并包其執也自然
不動其敬也自然安妥其別也自然并并是四者循
環無端不可窺測聖德至大故謂之溥博聖德至深
故謂之淵泉聖德無所往而不在故謂之時出之此
所謂聖之時也此所謂中庸之妙也學者不善讀書
但見齊莊中正有一中字不知讀聖經者當領會言
外之意事事皆有中微有間斷則何緣能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不至於聖之時則何緣有臨矣而又有容

有容矣而又有執有執矣而又有敬有敬矣而又有別源源乎如其不窮也易所謂窮神知化孟子所謂大而化之此聖人之時也此中庸之至也又申言之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言而民莫不說可謂塞天地而橫四海綏斯來而動斯和矣非聖乎非中庸之至德乎猶以爲未也又言聲名之洋溢在中國者未足爲至行蠻貊者乃可爲至舟車人力之所及天覆地載之所容日月霜露之所被有知無知有情無情凡圓形於宇宙之內而有血氣心知之性者其尊之親之若出一人上配皇天無有限極嗚呼斯其所以爲聖乎斯其所以爲中庸之至德乎斯其爲窮理盡性以至命乎雖然前章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此乃言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毋乃有淺深之閒也前章不言仲尼之所以爲大徑言此天地之所以爲大毋乃天與聖人猶爲二故可以作配言也此學者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嗚呼本無可疑何庸致疑見卽不見不見卽見動卽不動不動卽動無爲卽

行行卽無爲一也此所以民莫不敬莫不信莫不悅亦一也惟其一也故作配由是觀之不可以有隱見動靜作止言也亦不可以無隱見動靜作止言也故吾於中庸之首卽曰天命之謂性性不離命命不離性性命一也率性之謂道天不離人人不離天天人一也修道之謂教己不離物物不離己物我一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顯一也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上下一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人鬼一也此一卽誠也卽太極也卽太一也卽中庸也

聖無不通也加至字則無不通也至矣然不過盡性而已盡性則五者之德自然兼備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一性盡則五者俱有性不盡則焉能爲有所謂不誠無物也是五者至周徧至深廣隨用隨出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者何中也天命之性也又贊美之曰如天如淵而民莫不敬信且服是宜聲名四達覆載之內合敬同愛上配皇天無有限極吁斯其爲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乎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經常也卽庸也立天下之大本大本卽中也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位天地育萬物皆中庸也肫肫其仁肫肫純也淵淵其淵淵淵深也浩浩其天浩浩廣大也嗚呼至矣哉或者謂到此地位聖人卽天地天地卽聖人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也而乃曰知天地之化育夫旣與天地爲一如何著得知字殊不知乾知大始則可以言知而聖人獨不可以言知乎此所謂知者豈知見之謂乎詩之美文王曰不識不知孔子曰無知也是故達無知之妙者始可與語知矣始可與語不倚矣始可與語誠矣此之至誠卽前章之至聖此之夫焉有所倚卽前章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之其淵其天卽前章之如天如淵如天如淵猶可以如言其淵其天則不可以如言矣噫不可以如言與可以如言者果爲二乎果可以優劣言乎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曰其曰如之謂也子思子又曰誠則明矣明則誠

矣如卽其其卽如之謂也此皆中庸之妙也又斷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天下之至聖卽天下之至誠曰誠曰聖皆天德也皆中庸之妙也謂之如天如淵可也謂之其天其淵亦可也學者患不明中庸耳果明中庸將昭如日月而又何以擬議爲乎

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一也大經者五典之常道經綸者若治絲然有條理而不亂也此常道根本乎天性此常道化生乎萬物本立而道生也立猶修身道立

家齊中庸講義 卷四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立知猶乾知大始之知非至誠不能立不能知然此常道亦不過曰中而已故繼之曰夫焉有所倚聖人經世非遺世日用常行何倚著之有子思竭力發明中庸二字當於此處細玩以愈見夫誠卽中庸中庸卽天命之性肫肫淵淵浩浩皆贊歎之辭以言純乎深乎廣大乎何可以形容盡也此章其淵其天卽前章如淵如天如淵如天猶可以如言其淵其天則不可以如言矣不可以如言者一也固云者固有也非固有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此

詩曰衣錦尙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闔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
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
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
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
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

上面累章贊詠聰明聖知之德其言可謂至矣盡矣
無以復加矣然學者須知中庸只是日用常行初非
幽深高遠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只是允恭克讓舜
在側微玄德升聞只是溫恭允塞夫子天縱將聖如
天之不可階而升只是學不厭教不倦大凡聲光之
在外者雖極其烜赫然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德盛
而志愈謙道大而心愈小聖人非有意爲之也道本

無可矜衒人自矜衒耳不矜衒者藏而自顯久而愈章好矜衒者暫焉雖著隨卽泯矣聖人以此爲君子小人之判蓋爲己之學何必汲汲於求人之知苟先萌求知之心卽非爲己之學闒然而日章者退後一步光焰萬文的然而日亡者溝澮之水涸可立待然則學者當何擇哉子思子欲發明衣錦尙絢闒然日章之道於是又接續言之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溫而理大凡冷淡者易得厭斲惟君子雖淡而不厭簡直者文采易不足惟君子雖簡而甚文溫醇者未必就條理惟君子雖溫而又能井井不亂此卽是中庸之道也太羹玄酒清廟之瑟遺音遺味誰其厭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有親有功文莫過此溫潤縝栗比德於玉玉振金聲聖之事也此非深造中庸之至德何以至此夫子大聖猶且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者正以此道無窮而至誠無息故也學者用力於道只在溫簡冷淡中卽所謂尙絢也所謂闒然也其理也其文也其不厭也非錦乎非日章乎然此道須在致知上知得透徹乃可以入德故曰知遠之

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三箇知字不可
不玩味遠卽近也微卽顯也風之自易曰風自火出
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化型一家風也言行
在我自也一國之風天下之風未有不自言行始勿
求於風知自卽知風矣勿求於人知近卽知遠矣勿
求於微知顯卽知微矣凡人常欲知遠而未嘗知遠
之近常欲知風而未嘗知風之自常欲知微而未嘗
知微之顯故馳驚乎四方萬里之外而几席之下反
有所不察探索乎茫昧幽深之域而日用之閒反有
所不辨此不足以語知矣所貴乎知者心如太空六
通四關舉目所見皆道也盈耳所聞皆道也致知如
此則必不固滯必不疑惑而可以入德矣如其膠轕
乎事物之中眩耀於聲色之末而本心之靈障蔽湮
塞去德不亦遠乎子思子極力發揮所謂衣錦尙絀
闔然日章之道至此尤更分明故引詩曰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所謂無惡於
志者亦言無愧於心也又繼之曰君子之所不可及
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

漏此卽無惡於志之謂也此書首言慎獨末亦言慎
獨然中間所言者非慎獨乎曰所謂慎獨者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之義也子思子論鬼神之德亦曰微之
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中庸一書專是言誠誠卽慎
獨之謂也非于性命中庸之外別有所謂誠也中庸
卽誠也性命卽誠也誠者不息不已之謂也故曰至
誠無息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純
亦不已苟有隱見顯微之閒則息矣已矣不純矣不
誠矣非中庸矣非性命矣君子所貴乎慎獨者以其
無獨不獨之閒也無獨不獨之閒者以其無顯微隱
見之閒也無顯微隱見之閒者以其本無息也本無
已也本中庸也本天命之謂性也故屋漏闇室之中
大賓大客之前無獨不獨之閒也閨門婦子之際宗
廟朝廷之上無獨不獨之閒也鳶飛戾天魚躍於淵
無獨不獨之閒也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聖人之
所不知不能無獨不獨之閒也斯昭昭一撮土一卷
石一勺水及其無窮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
無獨不獨之閒也無獨不獨之閒則一毫非少邱山

非多也目前非近千歲非遠也人事非著鬼神非幽也富貴非亨貧賤非困也平靜非泰患難非否也中國非安夷狄非危也我非此物非彼也陽非闕陰非闕也陰陽無獨無不獨也彼我無獨無不獨也獨必有不獨微必有顯也隱必有見也不睹必有睹也不聞必有聞也可畏哉可懼哉噫通乎此者可語慎獨矣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皆慎獨也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皆慎獨也世之論者以慎獨爲學者之事非聖人之事夫聖人學者則固有閒矣然慎獨雖聖人不廢也若謂至聖至誠生知安行無事乎慎獨則堯舜不必兢業禹不必勤儉湯不必危懼文王不必小心武王不必祗懼周公不必坐以待旦孔子不必不厭不倦矣說者之言特未深達乎所謂獨者如何耳獨卽伏羲所畫之一也此一未有天地之前固有之也卽太極也卽太一也卽太始也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卽天命之謂性也慎者慎此也外此無他道也此中庸一篇之宗旨縱說橫說不外此也語大語小不外此也一卽百千萬億算計

之所不可窮者也百千萬億算計之不可窮者卽一也然則中庸之書首言慎獨末亦言慎獨中間所言無非慎獨讀聖人之書苟非此心虛明洞達迎刃而解乃欲於繚繞牽制中求義理之趣亦惑矣是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敬固自敬而人之敬己亦一也不待動而後敬其止也無非敬也不待言而後信其默也亦無非信也道固無動靜語默之間也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然則道豈在多言哉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然則道豈在賞罰之

末哉非無言也言本無言也本無言則雖終日言可也非無賞罰也賞罰本非賞罰也本非賞罰則曰賞曰罰皆德也故引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夫子之稱舜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不言不動而自足以感人動物是果何爲而然於此亦可以悟矣又引詩曰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皆所以發明不言不動之旨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說者曰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

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此爲始末相貫嗚呼中庸之書無一言而非性命也無一言而非無聲無臭也性命豈微歟聲臭果無歟性命微則事物爲顯歟無聲無臭爲妙則有聲有臭非妙歟噫孰知中庸之書無一言非性命也而亦無一言非有聲有臭也道不可以微顯論也皆微也皆顯也皆非顯微也道不可以有無論也皆有也皆無也皆非有無也毛猶有倫而不可損也無聲無臭而不可增也至矣之妙非可以言語盡也此所以爲一也此所謂誠也此所謂性命也此所謂中庸也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道無可矜衒者久而愈章好矜衒者暫焉雖著隨卽澌盡矣淡中有不厭之味簡中有可觀之文溫厚中有井井秩秩之條理此所謂尙綱也所謂闡然而曰章也知遠之在近知風之有自知微之可顯以此爲入德之要則不必表暴於外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蓋亦內省乎省己而無疾病也斯可以無愧於心矣勿謂人不我見也人尙可欺吾心不可欺也然則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爲善於人之所不見乎不愧屋

漏何待言動而民敬信時靡有爭何待賞罰而民勸懲有不顯之德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何待聲色而民化服大聲色而人化服者末也泯聲色而人化服者德也此德豈舉之莫能勝哉一毛之輕耳雖然毛尙有倫迹也聲臭俱無則至矣無聲臭而曰天之載載事也事曷嘗離道道曷嘗離事歟道不可以微顯論也皆微皆顯皆非顯微道不可以有無論也皆有皆無皆非有無毛猶有倫而不可損也無聲無臭而不可增也至矣之妙非可以言語盡也通一篇而觀之

子思子首論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教人以由道復性則指示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而切己工夫則在乎慎獨於是援夫子之言君子小人之中庸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舜顏子子路之言行素隱聖者之出處其發明可謂至到矣費隱而下論造端乎夫婦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先施朋友君子反身宜室家樂妻孥順事父母孝享鬼神無非人倫始終之道復證以舜文武周公之事推之於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喪祭之禮郊社宗稷禘嘗之義而蔽之一言曰孝者非他

也卽天命之謂性也哀公問政而下論修身事親知人知天之道五典三德之不同而所以行之者一生知學知困知不同而及其知之則一安行利行勉行之不同而及其成功則一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之者一一者非他也卽天命之性也凡事豫則立而下論明善誠身之學於是極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明謂之性明誠謂之教至誠者極天地化育之妙致曲者有形著明動變化之序可以前知者誠也成已成物者誠也高明博厚悠久皆誠也

三千三百之禮待其人而後行者誠也無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亦誠也建天地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者皆誠也以夫子天地配偶言之極天下之至聖卽所以爲天下之至誠誠者非他也卽天命之謂性也衣錦尙絅而下重述篇首慎獨之義有言有動未爲至也不言不動至矣有賞有罰未爲至也不賞不罰至矣有聲有臭未爲至也無聲無臭至矣此太極也易之一畫也一所以爲十百千萬也不賞不罰不言不動無聲無臭所以爲賞罰言動聲臭也微所以爲

顯隱所以爲見不睹不聞所以爲睹聞不可不戒謹
也不可不恐懼也戒謹恐懼所以守中庸之道而後
性命之貞也吾固謂是書之作無一語非中庸無一
語非性命而切己功夫則不過曰慎獨而已矣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